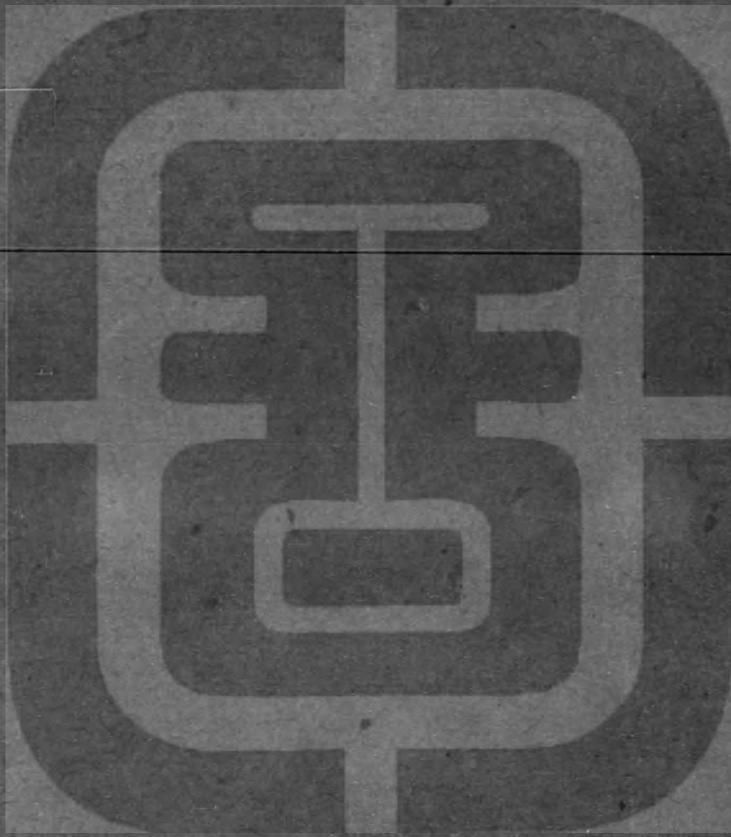


唐書



三十三

三鄭高權崔列傳第九十

西川毛鳳麟氏圖

唐書百六十五

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三世皆顯宦餘慶少善屬文擢進士第嚴震帥山南西道奏置幕府貞元初還朝擢庫部郎中爲翰林學士以工部侍郎知吏部選浮屠法湊以罪爲民訢闕下詔御史中丞宇文邈刑部侍郎張或大理卿鄭雲逵爲三司與功德判官諸葛述參按述故史也餘慶劾述猥賤不宜與三司雜治時避其言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奏對多傳經義素善度支使于頔凡所陳必左右之頔坐事貶又歲旱飢朝廷議賑禁衛十軍爲中書吏漏言豐二忤故貶郴州司馬順宗以尚書左丞召會憲宗立卽其官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主書滑渙與宦人劉光琦相倚爲姦每宰相議爲光琦沮變者令渙往請必得由是四方貨餉奔委之弟泳至官刺史杜佑鄭絪執政頗姑

息而佑常行輩待不名也至餘慶議事渙傲然指畫諸宰相前餘慶叱去未幾罷為太子賓客後渙以賊敗帝寢聞叱去事善之改國子祭酒累遷吏部尚書醫工崔環者自淮南小將除黃州司馬餘慶執奏諸道散將無功受五品正員開微幸路不可權者不悅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自朱泚亂都督數驚太常肆樂禁用鼓餘慶以時久平寇復舊制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入拜太子少師請老不許時數赦官多汎階又帝親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賓吏以電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曾朱紫滿廷而少衣綠者品服大濫人不以為貴帝亦惡之始詔餘慶條奏懲革遷尚書左僕射僕射比非其人及餘慶以宿德進公而浩然歸重帝患典制不倫謂餘慶淹該前載乃詔為詳定使俾參議訂正餘慶引韓愈李程為副崔郾陳佩楊嗣復

庾敬休為判官凡損增儀規號稱詳衷俄拜鳳翔尹節度鳳翔復為太子少師封棗陽郡公兼判國子祭酒事建言兵興以來學校廢諸生離散今天下承平臣願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資完葺詔可穆宗立加檢校司徒卒年七十五贈太保諡曰貞帝以其貧特給一月奉料為贈祿餘慶少砥礪行已完潔仕四朝其祿悉調所親或濟人急而自奉麤狹至官府乃開肆廣大常語人曰祿不及親友而侈僕妾者吾鄙之夫抵中外姻嫁其禮獻皆親閱之後生內謁必引見諄諄教以經義務成就儒學自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內使持幢節就第至則多饋金帛且以媚天子唯恐不厚故一使者納至數百萬緡憲宗每命餘慶必誠使曰是家貧不可妄求取議者或詆其沽激餘慶不屑也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訾其不適時與從父緡家昭國坊緡第

在南餘慶第在北世謂南鄭相北鄭相云子澣  
澣本名涵避文宗故名改焉第進士累遷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  
宗謂餘慶曰涵卿令子而朕直臣也可更相相遷起居舍人考功  
員外郎時刺史或迫吏下紀功愛涵請責觀察使以杜其欺餘慶  
為僕射避除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文宗立人翰林為侍講學士帝  
使粹擷經史為要錄愛其博而精試舉諸條擿問之隨即酬析無  
留答因賜金紫服累進尚書左丞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始餘慶  
在興元創學廬澣嗣完之養生徒風化大行以戶部尚書召未拜  
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諡曰宣四子處誦從諱尤知名

處誨字廷美文辭秀拔仕歷刑部侍郎浙東觀察宣武節度使卒  
先是李德裕次柳氏舊閭處誨謂未詳更撰明皇雜錄為特盛傳  
從諱字正求及進士第補校書郎遷累左補闕令狐綯魏扶皆澣

門生數進譽之遷中書舍人咸通中為吏部侍郎銓次明允出為  
河東節度使徙宣武以善最聞改嶺南東道節度先是林邑蠻內  
侵召天下兵進援會龐勛亂不復遣而北兵寡弱從諱募土豪署  
其酋右職為約束使相捍禦交廣晏然僖宗立召為刑部尚書久  
之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沙陀都督李國昌間邊多  
虞入據振武雲朔等州南略太谷河東節度使康傳圭遣大將伊  
釗張彥球蘇弘軫引兵拒之戰數負傳圭斬軫以徇彥球所部反  
攻傳圭殺之劫府庫為亂朝廷以為憂帝欲大臣臨制乃拜從諱  
檢校司徒以宰相秩復為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使詔自擇參佐  
從諱即表長安令王調自副兵部員外郎劉崇龜司勳員外郎趙  
崇為節度觀察府判官前進士劉崇魯推官左拾遺李渥掌書記  
長安尉崔澤支使皆一時選京師士人比太原為小朝廷言得才

多也時承軍亂剽寇日旁午從讜既視事姦無度情乃推捕反賊  
誅其首惡以彥球本善意且才可任釋不問而付以兵曠無餘猜  
故得其死力渠凶宿狡不敢發發又輒得士皆寒毛惕伏會黃巢  
犯京師帝駐梁漢詔從讜發部兵屬北面招討副使諸葛爽入討  
從讜團士五千遣將論安從爽而李克用謂太原可乘以沙陀兵  
奄入其地壁汾東釋言討賊須索繁仍從讜以餽醪犒軍克用諭  
謂曰我且引而南欲與公面約從讜登城開勉感繫使立功報天  
子厚恩克用辭窮再拜去然陰縱其下肆掠以撼人心從讜追安  
使與將王蟾高弁等踵擊亦會振武契苾通至與沙陀戰沙陀大  
敗引還卽遣安等屯北百井安擅還從讜合諸將命持安出斬之  
鞠場中和二年朝廷赦沙陀使擊賊自贖兵不敢道太原繇嵐石  
並河而南獨克用從數百騎過辭城下從讜以名馬器幣歸之明  
年賊平詔克用代領河東克用使來曰方省親鴈門願公徐行從  
讜卽日以監軍周從寓知兵馬留後掌書記劉崇魯知觀察留後  
敕克用至按籍效之乃行黃頭軍以糧少劫其貲從讜聞走絳州  
方道梗不通數月召拜司空復秉政進太傅兼侍中從帝至興元  
以疾乞骸骨拜太子太保還第卒諡文忠從讜進止有禮法性不  
矜滿沈毅有謀在汴時以處誨歿於鎮訖代不奏樂牙中識陸扈  
於後生數稱譽之扈後位宰相張彥球者拳擊善斷累破虜有功  
奏爲行軍司馬後署金吾將軍初盜流中原沙陀彊悍而卒收其  
用者蓋從讜爲太原重也時鄭畋以宰相鎮鳳翔移檄討賊兩人  
以忠義相提衡賊尤憚之號二鄭云

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少孤值天寶亂退耕陸渾山以養母  
不干州里轉運使劉晏奏補寧陵宋城尉山南節度使張獻誠表

南鄭丞皆謝不應大曆中以諷諫主文科高第授大理評事調陽翟丞以拔萃爲萬年尉崔祐甫爲相擢左補闕出爲涇原帥府判官入拜侍御史刑部員外郎以母喪解訖喪遷吏部貞元初詔擇十省郎治畿赤珣瑜檢校本官兼奉先令明年進饒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四遷吏部侍郎爲河南尹未入境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視事且內贄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獻禮歟不聽性嚴重少言未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既至河南清靜惠下賤斂貴發以便民方是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王餽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知僦運勞凡迎送敕使皆有常處吏密識其馬進退不數步差也全義與監軍別檄有所取非詔約者珣瑜輒挂壁不酬至軍罷凡數百封有諫者曰軍須期會爲急公可不報珣瑜曰武士統戎多恃以取求苟以爲罪尹宜坐之終不爲萬人產疹也故下無怨讟時謂治河南比張延賞而重厚堅正過之復以吏部侍郎召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實爲京兆尹剝下務進奉珣瑜顯詰曰留府緡帛入有素餘者應內度支今進奉乃出何色邪具以對實方幸依違以免順宗立卽遷吏部尚書王叔文起州吏爲翰林學士鹽鐵副使內交奄人攘撓政機韋執誼爲宰相居外奉行叔文一日至中書見執誼直吏白方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叔文恚叱吏吏走入白執誼起就閣與叔文語珣瑜與杜佑高郢輟饗以待頃之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喟曰吾可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歸臥家不出七日罷爲吏部尚書亦曾有疾數月卒年六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徐復諡文獻兵部侍郎李巽言文者經緯天地用二諡非春秋之正請更議復謂二諡周漢以來有之威烈慎靜周也文終文

成漢也。況珣瑜名臣，一諡不嫌，異曰諡一正也。堯舜是也。二諡非古也。法所不載，詔從復議。子覃

覃以父蔭補弘文校書郎，擢累諫議大夫。憲宗取五中官為和羅使，覃奏罷之。穆宗立，不卹國事，數荒昵吐蕃，方彊覃與崔郾等廷對曰：「陛下新卽位，宜側身勤政，而內耽宴嬉，外盤游畋，今吐蕃在邊，徂候中國，假令緩急，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乎？」夫金繒所出，固民膏血，可使倡優無功，濫被賜與，願節用之，以所餘備邊。毋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乃曰：「朕之闕下，能盡規忠也。」因詔覃曰：「閣中殊不款款，後有為我言者，當見卿。」延英時，閣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王承元徙鄭滑節度使，鎮人固留不出，承元請以重臣勞安其軍，詔覃為宣諭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始鎮人慢甚，及覃傳詔

開勅大義軍，遂安承元乃得去。寶曆初，擢京兆尹文宗召為翰林侍講學士，進工部侍郎。覃於經術該深，諄篤守正，帝尤重之。李宗閔、牛僧孺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為助力。陽遷工部尚書，罷侍講，欲推遠之。帝雅向學，頗思覃，復召為侍講學士。德裕既相，以為御史大夫。帝嘗謂殷侑善言經，其為人鄭覃比也。宗閔猥曰：「二人誠通經，然其議論不足。」取德裕曰：「覃侑之言，它人不欲聞。惟陛下宜聞之。」俄德裕罷，宗閔復用。覃繇戶部尚書下除祕書監。宗閔得罪，遷刑部尚書。進尚書右僕射，判國子祭酒。李訓誅，帝召覃視詔，禁中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滎陽郡公，不喜文辭，病進士浮夸，建廢其科。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采勝質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辭？」又言：「文人多佻薄。」帝曰：「純薄似賦性之異。」奚特進士耶？且設是科二百年，渠可易乃止。帝嘗謂百司不可使一日弛惰。

因指香案爐曰此始華好用久則晦不治飾何由復新覃曰救世之敝在先責實比皆不攝職事至慕王夷甫以不及爲靳此本于治平人人無事安逸致然帝曰要在謹法度而已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帝坐延英論詩工否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爲天子道哉夫風大小雅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爲之故王者采詩以考風俗得失若陳後主隋煬帝特能詩之章解而不知王術故卒歸於亂章什譏譏願陛下不取也帝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豈當時屈人邪昔漢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多失實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覃曰陛下樂觀書然要義不過一二陛下所道是矣宜寢饋以之覃旣名儒故以宰相

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經置博士祿稟比王府官再遷太子太師開成三年旱帝多出宮人李珣入賀曰漢制八月選人晉武帝平吳多采擇仲尼所謂未見好德者陛下以爲無益放之盛德也覃又推贊曰晉以采擇之失舉天下爲左衽宜陛下以爲殷鑒帝善其將美以病乞去位有詔解太子太師許五日一人中書商量政事俄罷爲尚書左僕射武宗初李德裕復用欲援覃共政固辭乃授司空致仕卒覃清正退約與人未嘗串狎位相國所居第不加飾內無妾媵女孫適崔臯官裁九品衛佐帝重其不昏權家覃之侍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再三爲天子言故終爲相然疾惡多所不容世以爲太過憚之始覃以經籍刊繆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讎刊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子齋綽

裔綽峭立有父風以門蔭進爲李德裕所知擢渭南尉直弘文館累遷諫議大夫宣宗初劉潼繇鄭州刺史授桂管觀察使裔綽固爭潼被責未久不宜付廉察帝已遣使者頒詔追罷之遷給事中楊漢公爲荆南節度使坐貪吝貶祕書監尋拜同州刺史裔綽與鄭公輿封還制書帝自卽位諫臣規正無不納至是有爲漢公地者遂終不易會賜宴禁中天子擊毬至門下官謂二人曰近論漢公事類朋黨者裔綽曰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爲人子孫當慎所付且漢公墨沒敗官奈何以重地私之帝變色翌日貶商州刺史時猶衣綠因詔賜緋魚後繇祕書監遷浙東觀察使終太子少保單弟朗

朗字有融始辟柳公綽山南幕府入遷右拾遺開成中擢起居郎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飾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畀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爲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之不協治體爲將來羞庶一見得以自改朗遂上之累遷諫議大夫爲侍講學士由州刺史入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爲鄂岳浙西觀察使進義武宣武二節度歷工部尚書判度支御史大夫復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人李敬寔排朗騶導馳去朗以聞宣宗詰敬寔自言供奉官不避道帝曰傳我命則絕道行可也而私出不避宰相邪卽斥敬寔右拾遺鄭言者故在幕府朗以諫臣與輔相爭得失不論則廢職奏徙它官久之以疾自陳罷爲太子少師卒贈

司空始朗舉進士有相者言君富貴然不可以科第進俄而有司擢朗第一既又覆實被放相者賀曰安之已而果相

高郢字公楚其先自渤海徙衛州遂爲衛州人九歲通春秋工屬文著語默賦諸儒稱之父伯祥爲好時尉安祿山陷京師將誅之郢尚幼解衣請代賊義并貸之寶應初及進士第代宗爲太后營章敬寺郢以白衣上書諫曰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烝烝之思要無以加臣謂悉力追孝誠爲有益妨時勦人不得無損捨人就寺何福之爲昔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桷春秋書之爲非禮漢孝惠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文武廟至元帝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罷之夫廟猶不越禮而立況寺非宗祏所安神靈所宅乎殫萬人之力邀一切之報其爲不可亦明矣間者昆吾孔熾荐食生人百姓慄慄無日不惕遣將攘却亡尺寸功隴外壤地

委諸豺狼太宗艱難之業傳之陛下下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況用武以來十三年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卒補乘于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舉百萬之衆資糧屢屢取足於人勞罷宛轉十不一在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役王命縱未能出禁財贍鰥寡猶當稍息勞敝以與休之奈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推酤之敝欲以此時興力役哉比八月雨不潤下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之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然土木之勤功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之府庫旣竭則又誅求若人不堪命盜賊相挺而興戎狄乘間以爲風塵得不爲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爲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傳曰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恭慎德教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內懽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未聞崇樹梵宮彫琢金玉之爲孝者夏禹卑宮室盡力溝洫人到于今稱之梁武帝窮土木飾塔廟人無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衆踵梁武遺風乎及制作之初支費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回思慮從人心則聖德孝思格于天地千福萬祿先后受之曾是一寺較功德邪書奏未報復上言王者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之禍不除而絕臣聞神人無功者不爲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爲可名之名不爲有功之功故功莫大不爲可名之名故名莫厚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銷禍不勞人以攘禍陛下之

營作臣竊惑之若以爲功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曾有爲也若以爲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費財若以攘禍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勞人今興造趣急人徒竭作土木並起日課萬工不遑食息榜笞愁痛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戡定多難勵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幸天下今固違羣情徇左右過計臣竊爲陛下惜之不納以茂才異行高第累擢咸陽尉郭子儀取爲朔方掌書記子儀怒判官張曇奏抵死郢引掾甚力忤子儀意下徙猗氏丞李懷光引佐邠寧府懷光將還河中郢勸不如西迎乘輿懷光反方銳不聽既又欲悉兵鼓而西時渾瑊提孤軍抗賊羣將未集郢恐爲懷光所乘與李鄘固止之會懷光子堆候郢郢因脅說曰君視天寶以來稱兵者今尚誰在且國家固有天命人力不豫焉今若恃衆而

動自絕于天十室之小必得忠信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而助順者乎瑋大懼流汗不能語郢因與其將呂鳴岳張延英謀間道歸國事洩懷光先斬二將然後引郢詰諸郢抗詞無所愧隱觀者爲泣下懷光慙赦之孔巢父遇害郢撫屍而哭懷光已誅李晟表其忠馬燧奏管書記召拜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久之進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譽薦以動有司徇名亡實郢疾之乃謝絕請謁顓行藝司貢部凡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爲衰遷太常卿貞元末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立病不能事王叔文黨根據朝廷帝始詔皇太子監國而郢以刑部尚書罷明年爲華州刺史政尚仁靜初駱元光自華引軍戍良原元光卒軍入神策而州仍歲餉其糧民困輸入累刺史憚不敢白郢奏罷之復召爲太常卿除御史大夫數月改兵部尚書固乞骸骨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諡曰貞郢恭慎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橐或勸盍如前人傳制集者答曰王言不可藏私家生平不治產有勸營之者答曰祿稟雖薄在我則有餘田莊何所取乎郢之相也與鄭珣瑜同拜旣叔文用事珣瑜憂甚爭不能得乃稱疾不出郢未有所建白俄與珣瑜免故議者賢珣瑜而咎郢子定

贊曰王叔文雖內連姘尹外倚姦回以攘天權然是時太子已長朝無嫌罅若珣瑜郢與杜佑等毅然引東宮監國執退叔文輩其力不難顧循嘿苟安所謂焉用彼相者矣珣瑜一忿卧第與郢佑固位二者亦不足相輕重云

子定辯惠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

異之小字董二世重其早惠以家顯長通王氏易爲圖合八出上  
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仕至京  
兆府參軍

鄭綱字文明餘慶從父行也幼有奇志善屬文所交皆天下有名  
士擢進士宏辭高第張延賞帥劔南奏署掌書記入爲起居郎翰  
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德宗自興元還置六軍統軍視六尚書以  
處功臣除制用白麻付外又廢宣威軍益左右神策以監軍爲中  
尉竇文場恃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綱當作制奏言天子封  
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  
以寵文場邪遂著爲令也帝悟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止內  
侍諸衛將軍同正賜緋者無幾自魚朝恩以來無復舊制朕今用  
爾不謂私若麻制宣告天下謂爾脅我爲之文場叩頭謝更命中

書作詔并罷統軍用麻矣明日帝見綱曰宰相不能把中人得卿  
言乃悟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與牛美人用事權震中外憚廣陵  
王雄睿欲危之帝召綱草立太子詔綱不請輒書曰立嫡以長跪  
白之帝領乃定憲宗卽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  
下侍郎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辭潞乏糧請  
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綱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士李  
絳語其故且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  
曰吉甫爲我言絳曰綱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  
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爲醜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  
是杜黃裳方爲帝夷削節度疆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于綱綱常  
默默居位四年罷爲太子賓客久乃檢校禮部尚書出爲嶺南節  
度使後累遷河中節度入爲御史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

少保文宗太和中年老乞骸骨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諡曰宣納本以儒術進守道寡欲所居不爲烜赫事以篤實稱善名理學世以耆德推之

孫顥舉進士以起居郎尚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有器識宣宗時恩寵無比終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

權德輿字載之父臯見卓行傳德輿七歲居父喪哭踊如成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韓洄黜陟河南辟置幕府復從江西觀察使李兼府爲判官杜佑裴胄交辟之德宗聞其材召爲太常博士改左補闕貞元八年關東淮南浙西州縣大水壞廬舍漂殺人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霖雨二時農田不開庸亡日衆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其租人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賦取於人不若藏於人之固也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裴延齡以巧倖進判度支

德輿上疏斥言延齡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爲羨利以夸已功用官錢售常平雜物還取其直號別貯羨錢因以罔上邊軍乏不稟糧召禍疆場其事不細陛下疑爲流言胡不以新利召延齡質覈本末擇中朝臣按覆邊資如言者不謬則邦國之務不宜委非其人疏奏不省遷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進中書舍人當是時帝親攬庶政重除拜凡命諸朝皆手制中下始德輿知制誥而徐岱給事中高郢爲舍人居數歲岱卒郢知禮部德輿獨直兩省數旬一還舍乃上書言左右掖垣承天子誥命奉行詳覆各有攸司舊制分曹十員以相防檢大抵事有所壅則吏得爲非四方聞者或以朝廷爲乏士要重之司不宜久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久之知禮部貢舉真拜侍郎凡三歲甄品詳

帝所得士相繼爲公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員十九年大旱德輿因是上陳闕政曰陛下齋心減膳閔惻元元告于宗廟禱諸天地一物可祈必致其禮一士有請必聽其言憂人之心可謂至已臣聞銷天災者修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洽則祥應至矣畿甸之內大率赤地而無所望轉徙之人斃路道路慮種麥時種不得下宜詔在所裁留經用以種貸民今茲租賦及宿逋遠貸一切蠲除設不蠲除亦無可斂之理不如先事圖之則恩歸於上矣十四年夏旱吏趣常賦至縣令爲民毆辱者不可不察又言漕運本濟關中若轉東都以西緣道倉廩悉入京師督江淮所輸以備常數然後約太倉一歲計斥其餘者以糶于民則時價不踊而蓄藏者出矣又言大曆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百稅入加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初四方銳於上獻爲國培怨廣軍實之求而兵有虛籍

剝取多方雖有心計巧曆能商功利其於割股啖口困人均也又言比經紕放者自謂技拭無期坐爲匪人以動和氣而冬薦官踰三年未受命衣食旣空溘然就斃此亦窮人之一端也近陛下洗宥紕放者或起爲二千石其徒更相勉知牽復可望惟因而弘之使人人自效帝頗采用之憲宗元和初歷兵部侍郎坐累徙太子賓客俄還前官時澤潞盧從史詐傲濫不制其父虔卒京師而成德王承宗父死求襲德輿諫以爲欲變山東先擇昭義之帥從史拔自軍校偃蹇不法今可因其喪選守臣代之成德習俗旣久當制以漸許成德之請則可許昭義則不可帝不聽及王承宗叛從史乃詭計以撓王師兵老無功德輿復請赦承宗徙從史後皆略如所料會裴垍病德輿自太常卿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鐔繇河中入朝求兼宰相李藩以爲不可德輿亦奏平章事

非序進宜得比方鎮帶宰相必有大忠若勲否則彊不制者不得已與之今鏐無功又非姑息時一假此名以開後人不可帝乃止董溪于皐暮以運糧使盜軍與流嶺南帝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之德輿諫溪等方山東用兵乾沒庫財死不償責陛下以流斥太輕當責臣等繆誤審正其罪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則人人懼法臣知已事不諍然異時或有此比要須有司論報罰一勸百孰不甘心帝深然之嘗問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爲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德輿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爲輔相寬和不爲察察名李吉甫再秉政帝又自用李絳參贊大機是時帝切于治事鉅細悉責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帝前遽言亟辯德輿從容

不敢有所輕重坐是罷爲本官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進扶風郡公于頔以子殺人自囚親戚莫敢過門朝廷無爲請者德輿將行言于帝曰頔之罪旣貸不竟宜因賜寬詔帝曰然卿爲吾過諭之復拜太常卿徙刑部尚書先是詔許孟容蔣乂刊彙格敕旣成上之留禁中德輿請出其書與侍郎劉伯芻參復研考定三十篇奏上復檢校吏部尚書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後二年以病乞還卒於道年六十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文德輿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未曾一日去書不觀嘗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有補於世其文雅正瞻縟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十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爲搢紳羽儀云

子璩字大圭元和初擢進士歷監察御史有美稱宰相李宗閔乃  
父門生故薦爲中書舍人時李訓挾寵以周易博士在翰林璩與  
舍人高元裕給事中鄭肅韓欽等連章劾訓傾覆陰巧且亂國不  
宜出入禁中不聽及宗閔貶璩屢表辨解貶閩州刺史文宗憐其  
母病徙鄭州訓誅時人多璩明禍福大體能世其家

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王貢舉梁肅薦其有  
公輔才擢甲科舉賢良方正授祕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翰林  
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讜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羣署名  
得上羣以禁密之言人人當自陳一爲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  
它學士不得上書矣固讓見聽惠昭太子薨是時遂王嫡而澧王  
長多內助帝將建東宮詔羣爲澧王作讓羣奏大凡已當得則讓  
不當得之烏用讓今遂王嫡宜爲太子帝從其議魏博田季安以

五千緡助營開業佛祠羣以爲無名之獻不當受有詔却之進戶  
部侍郎元和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旣  
誅師古等妻子没入掖廷帝疑以問羣羣請釋之并還其奴婢貲  
產鹽鐵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老丐子以養帝爽然欲赦之  
以問宰相羣對陛下幸憐其老宜卽遣使諭旨若須出敕無及矣  
於是免死羣凡啓奏平恕如此帝嘗語宰相聽受之際不亦難乎  
比詔學士集前世事爲辨謗略以自儆鑒其要云何羣對無情曲  
直辨之至易有情則欺爲難審也故孔子有衆好衆惡浸潤膚受  
之說以其難辨也若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繩之以法則人自  
歸正而不敢以欺帝韙其言處州刺史苗積進羨錢七百萬羣以  
受之失信天下請還賜其州以紓丁戶之賦是時皇甫鏞言利幸  
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羣數言其佞邪不可用旣入對及開元天

寶事羣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昔玄宗少歷屯險更民間疾苦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頌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元爲治其後安于逸樂遠正士昵小人故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爲亂願陛下以開元爲法以天寶爲戒社稷之福也又言世謂祿山反爲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左右謂爲感動羣以是諷帝故縛銜之帝卒自相縛會羣臣上帝號縛欲兼用孝德爲號羣獨以爲有睿聖則孝德并見帝聞不樂會度支稟賜邊士時物多弊惡李光顏憂甚至欲引佩刀自決中外皆恐縛奏邊鄙無事乃羣鼓動欲以買直歸怨天子於是罷爲湖南觀察使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勞曰我爲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爲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其言有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俄拜御史大夫未幾檢校兵部尚書充武寧節度使羣以其副王智興得士心不若假以節度不報智興討幽鎮還藉兵逐羣羣失守左遷祕書監分司東都是改華州刺史歷宣歙池觀察使進兵部尚書出爲荆南節度使召拜吏部尚書卒年六十一贈司空

贊曰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人長慮而深謀日惕于中猶以爲未也曰吾覆亡不暇又何以安故能舉天下付之與畏之也禍難已平上恬下嬉施自如曰賢難得雖無賢尚可治也佞可去雖存佞不遽亂也視漏弗填忽傾弗支偃然自慰曰我曷以喪故能舉天下付之亡不畏也常人所畏聖人易之所不畏聖人難之觀孝明皇帝本中主遭變可與謀始持成不可與共終崔羣以爲相李林甫則治亂已分其言信哉是扁鵲所以謂桓

侯也

鄭高權崔列傳第九十終

西川地同

唐書百六十六

賈杜令狐列傳第九十一

西川地同

唐書百六十六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天寶中舉明經補臨清尉上書論事徙  
 太平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署為度支判官累進汾州刺史治凡七  
 年政有異績召授鴻臚卿兼左右威遠營使俄為山南西道節度  
 使梁崇義反東道耽進屯穀城取均州建中三年徙東道德宗在  
 梁耽使司馬樊澤奏事澤還耽大置酒會諸將俄有急詔至以澤  
 代耽召為工部尚書耽內詔于懷飲如故既罷召澤曰詔以公見  
 代吾且治行敕將吏謁澤大將張獻甫曰天子播越而行軍以公  
 命問行在乃規旌鉞利公土地可謂事人不忠矣軍中不平請為  
 公殺之耽曰是何謂邪朝廷有命即為帥矣吾今趨覲得以君俱  
 乃行軍中遂安俄為東都畱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耽善射優詔  
 許獵近郊遷義成節度使淄青李納雖削偽號而陰蓄姦謀冀有

八十四

以逞其兵數千自行營還道出滑或請館于外耽曰與我隣道奈何疑之使暴于野命館城中宴廡下納士皆心服耽每畋從數百騎往往入納境納大喜然畏其德不敢謀貞元九年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封魏國公常以方鎮帥缺當自天子命之若謀之軍中則下有背向人固不安帝然之不用也順宗立進檢校司空左僕射時王叔文等干政耽病之屢移疾乞骸骨不許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諡曰元靖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理四方之人與使夷狄者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地土區產山川夷岨必究知之方吐蕃盛彊盜有隴西異時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耽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且載河所經受爲圖又以洮湟甘涼屯鎮額籍道里廣狹山險水原爲別錄六篇河西戎之錄四篇上之詔賜幣馬珍器又圖海內華夷廣三丈從三丈三尺以寸爲百里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以朱刊落疏舛多所釐正帝善之賜予加等或指圖問其邦人咸得其真又著貞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隸十道在景雲爲按察開元爲採訪廢置升降備焉至陰陽雜數罔不通其器恢然蓋長者也不喜臧否人物爲相十三年雖安危大事亡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每歸第對賓客無少倦家人近習不見其喜愠世謂淳德有常者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望重然諾所交游皆一時俊傑爲安陵令都督宋慶禮表其異政坐小累去官開元中交河公主嫁突騎施詔希望爲和親判官信安郡王漪表署靈州別駕關內道支度判官自代州都督召還京師對邊事玄宗才之屬吐蕃攻勃律勃律乞歸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故拜希望鄯州都督知

留後馳傳度隴破烏莽衆斬千餘級進拔新城振旅而還擢鴻臚卿於是置鎮西軍希望引師部分塞下吐蕃懼遺書求和希望報曰受和非臣下所得專虜悉衆爭檀泉希望大小戰數十俘其大酋至莫門焚積蓄卒城而還授二子官時軍屢興府庫虛寡希望居數歲芻粟金帛豐餘宦者牛仙童行邊或勸希望結其驩答曰以貨藩身吾不忍仙童還奏希望不職下遷恒州刺史徙西河而仙童受諸將金事泄抵死畀金者皆得罪希望愛重文學門下所引如崔顥等皆名重當時佑以蔭補濟南參軍事剡縣丞嘗過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它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訊佑佑爲辨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府徙浙西淮南皆表置幕府入爲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再遷容管經略使楊炎輔政歷金部郎中爲水陸轉運使改度支兼和難使於是軍興餽漕佑得剗決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建中初河朔兵掣戰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爲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時并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內官六百員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切也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爲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爲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

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  
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  
正名神龍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闕員則置員外官二  
千人自是以爲常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戶九百餘萬帑藏  
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爲憂今黎苗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  
使者按比纔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  
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跋扈不廷  
一省官吏被罷者皆往託焉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  
不才者何患其亡又況顧姻戚家產哉建武時公孫述隗囂未滅  
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鼎立開皇時陳尚割據皆羅取俊又猶不  
慮失人以資敵今田悅輩繁刑暴賦惟軍是卹遇士人如奴固無  
范睢業秦賈季彊狄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別駕  
參軍司馬州縣額內官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  
狀舉者當坐不爲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國當時  
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多國家以爲勳級纔  
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  
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耶議人不省盧杞  
當國惡之出爲蘇州刺史前刺史母喪解佑母在辭不行改饒州  
俄遷嶺南節度使佑爲開大衛疏析塵閉以息火災朱崖黎氏三  
世保險不賓佑討平之召拜尚書右丞俄出爲淮南節度使以母  
喪解詔不許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軍亂立其子愔請于朝帝不  
許乃詔佑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徐泗討定  
之佑具舡艦遣屬將孟準度淮擊徐不克引還佑於出師應變非  
所長因固境不敢進乃詔授愔徐州節度使析濠泗二州隸淮南

初佑決雷陂以廣灌溉斥海瀕弃地爲田積米至五十萬斛列營三十區士馬整飭四隣畏之然寬假僚佐故南宮傅李亞鄭元均至爭權亂政帝爲佑斥去之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詔攝冢宰進檢校司徒兼度支鹽鐵使於是王叔文爲副佐旣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後叔文以母喪還第佑有所按決郎中陳諫請須叔文佑曰使不可專耶乃出諫爲河中少尹叔文欲搖東宮與佑爲助佑不應乃謀逐之未決而敗佑更薦李巽以自副憲宗在諒闇復攝冢宰盡讓度支鹽鐵於巽始度支尙用度多署吏權攝百司繁而不綱佑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凍染還少府職務簡脩明年拜司徒封岐國公党項陰導吐蕃爲亂諸將邀功請討之佑以爲無良邊臣有爲而叛卽上疏曰昔周宣中興儉狃爲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羌結怨階亂實生謫戍蓋聖王之治天下惟欲綏靜生人西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聲教豈疲內而事外耶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震西域宣帝議加爵士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夷狄比突厥默啜寇害中國開元初郝靈佺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璟慮邊臣由此邀功但授郎將而已繇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國遂安此成敗鑒戒之不遠也党項小蕃與中國雜處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斂求繇役遂致叛亡與北狄西戎相誘盜邊傳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爲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略也今戎醜方彊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姦謀何必亟興師役坐取勞

費哉帝嘉納之歲餘乞致仕不聽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  
佑每進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後數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許  
之仍拜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朔望遣中人錫予備厚元祐  
七年卒年七十八冊贈太傅諡曰安簡佑資嗜學雖貴猶夜分讀  
書先是劉秩摭百家俾周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瑄稱才過  
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爲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  
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爲人平易遜順與物不違忤人皆  
愛重之方漢胡廣然練達文采不及也朱坡樊川頗治亭觀林務  
鑿山股泉與賓客置酒爲樂子弟皆奉朝請貴盛爲一時冠天性  
精於史職爲治不暇察數幹計賦相民利病而上下之議者稱佑  
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爲夫人有所蔽云子式方  
式方字考元以蔭授揚州參軍事再遷太常寺主簿考定音律卿

高郵稱之佑旣相出爲昭應令遷太僕卿子侗尚公主式方以右  
戚輒病不視事穆宗立授桂管觀察使弟從郁痼疾躬爲營方藥  
羞膳及死替而泣世稱其篤行卒贈禮部尚書從郁元和初爲左  
補闕崔羣等以宰相子爲嫌再徙祕書丞終駕部員外郎子牧  
侗字永裕以門蔭三遷太子司議郎權德輿爲相其壻翰林學士  
獨孤郁以嫌自白憲宗具郁文雅歎曰德輿有壻乃爾時岐陽公  
主帝愛女舊制選多戚里將家帝始詔宰相李吉甫擇大臣子皆  
辭疾唯侗以選召見麟德殿禮成授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大和初  
由澧州刺史召爲京兆尹遷鳳翔忠武節度使入爲工部尚書判  
度支會公主薨侗久不謝文宗怪之戶部侍郎李珣曰比駙馬都  
尉皆爲公主服斬衰三年故侗不得謝帝矍然始詔杖而暮著于  
令會昌初爲淮南節度使武宗詔揚州監軍取倡家女十七人進

禁中監軍請侬同選文欲閱良家有姿相者琮曰吾不奉詔而輒與罪也監軍怒表于帝帝以琮有大臣體乃詔罷所進伎有意倚宗爲相矣踰年召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劉稹平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未幾以本官罷出爲劔南東川節度使徙西川復鎮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藉藉民至漉漕渠遺米自給呼爲聖米取陂澤芟蒲實皆盡侬更表以爲祥獄囚積數百千人而荒酒宴適不能事罷兼太子太傅分司東都踰歲起爲畱守復節度劔南西川召爲右僕射判度支進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始宣宗世夔王以下五王處大明宮內院而郾王居十六宅帝大漸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等以遺詔立夔王而左軍中尉王宗實等入殿中以爲歸長等矯詔乃迎郾王立之是爲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侬它宰相畢誠杜審權蔣伸不敢進乃授侬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論侬劾大臣名不在者抵罪侬遽封授使者復命謂慶曰上踐祚未久君等秉權以愛憎殺大臣公屬禍無日矣慶色沮去帝怒亦釋大臣遂安未幾册拜司空封邠國公以檢校司徒爲鳳翔荆南節度使加兼太傅會黔南觀察使秦匡謀討蠻兵敗奔于侬侬囚之幼不能伏節有詔斬之侬不意其死駭愕得疾卒年八十贈太師葬日詔宰相百官臨奠侬於大議論往往有所合然才不周用雖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風衰焉故時號秃角犀子裔休懿宗時歷翰林學士給事中坐事貶端州司馬弟孺休字休之累擢給事中大順初錢鏐遣弟鉞率兵擊徐約於蘇州破之以海昌都將沈粲行刺史事而昭宗更命孺休爲之以粲爲制置指揮使鏐不悅密遣粲害焉始孺休見攻也曰勿殺我當與爾金粲曰殺爾金焉往與兄述

休同死悰弟悰

悰咸通中爲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處士辛謙自廣陵來見悰勸出家屬以身守悰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士生死共之衆聞皆泣下悰之聞難完濬城墮閱器械無不具賊將李圓易悰馳勇士百人欲入封府庫悰爲好言厚禮迎勞賊不虞悰之謀也明日伏甲士三百宴毬場賊皆殲焉圓怒傅城戰悰殺數百人圓退壁城西勛聞益其兵而以書射城中促降會夜悰擊鼓乘城大呼圓氣奪奔還徐州未幾賊焚淮口晝夜戰不息謙乃請救於戍將郭厚本賊解去浙西節度使杜審權遣將以兵千人來援反爲圓軍所包一軍盡沒悰使人間道走京師詔戴可師以沙陀吐渾兵二萬招討淮南節度使令狐絢遣牙將李湘屯淮口與郭厚本合爲圓所敗湘等竝沒於是援絕賊乃以鐵鎖絕淮流梯衝乘城糧盡爲薄餽以給懿宗遣使加悰檢校右散騎常侍勉以堅守勛遣圓入城見悰約降悰怒殺之勛復遣之書悰答書言安祿山朱泚等終底覆滅者以陰攜其黨勛累攻不得志招討使馬舉率兵至遂解去圍凡十月悰拊循士皆殊死奮而辛謙冒圍出入糾輯援師卒完一州時稱爲難賊平悰遷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卒

牧字牧之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以弟顓病棄官復爲宣州團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其辭

曰生人常病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大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天下冀州以其恃疆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疆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聖人因以爲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鄆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度河以

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爲王霸者不得不爲霸得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哇河脩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困亦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瀕回轉顛倒橫邪未常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日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怙泰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

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成厚兵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  
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旣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俾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和中舉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疆太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啖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

十餘年凡三收趙食盡且下郟士美敗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累遷左補闕史館脩撰改膳部員外郎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會昌中黠曼斯破回鶻回鶻種落潰入漠南牧說德裕不如遂取之以爲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與之相校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德裕善之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移書於德裕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疆百里用萬人爲壘窒其口深壁勿與戰成德軍世與昭義爲敵王元逵思一雪以自奮然不能長驅徑擣上黨其必取者在西面今若以忠武武寧兩軍益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昭義之食盡仰山東常日節度使率畱食邢州山西兵單少可乘虛襲取故兵聞拙速未暗巧之久也俄而澤潞平略如牧策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爲司勳員外郎常兼史職改吏部復乞爲湖州刺史踰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少與李甘李中敏朱祁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兄棕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頗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爲墓誌悉取所爲文章焚之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杜甫云顓字勝之幼病目母禁其爲學舉進士禮部侍郎賈餗語人曰得杜顓足敵數百人授祕書省正字李德裕奏爲浙西府賓佐德裕貴盛賓客無敢忤惟顓數諫正之及謫袁州歎曰門下愛我皆如顓吾無今日大和末召爲咸陽尉直史館常語人曰李訓鄭注必

敗行未及都聞難作卽辭疾歸顛亦善屬文與牧相上下竟以喪明卒

令狐楚字殼士德蔡之裔也生五歲能爲辭章逮冠貢進士京兆尹將薦爲第一時許正倫輕薄士有名長安間能作蜚語楚嫌其爭讓而下之旣及第桂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材將辟楚懼不至乃先奏而後聘雖在拱所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豫宴樂滿歲謝歸李說嚴綬鄭僖繼領太原高其行引在幕府由掌書記至判官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爲數稱之僖暴死不及占後事軍大謹將爲亂夜十數騎挺刃邀取楚使草遺奏諸將圍視楚色不變秉筆輒就以徧示士皆感泣一軍乃安由是名益重以親喪解旣除召授右拾遺憲宗時累擢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其爲文於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諷皇甫鏘以言利幸與楚蕭俛皆厚善故薦于帝帝亦自聞其名召爲翰林學士進中書舍人方伐蔡久未下議者多欲罷兵帝獨與裴度不宥赦元和十二年度以宰相領彰義節度使楚草制其辭有所不合度得其情時宰相李逢吉與楚善皆不助度故帝罷逢吉停楚學士但爲中書舍人俄出爲華州刺史後它學士比比宣事不切旨帝抵其草思楚之才鏘旣相擢楚河陽懷節度使代烏重胤始重胤徙滄州以河陽士三千從士不樂半道潰歸保北城將轉掠旁州楚至中渾以數騎自往勞之衆甲而出見楚不疑乃皆降楚斬其首惡衆遂定度出太原鏘薦楚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卽位進門下侍郎鏘得罪時謂楚緣鏘以進且嘗逐裴度天下所共疾會蕭俛輔政乃不敢言方營景陵詔楚爲使而親吏韋正牧奉天令于翬等不償傭錢十五萬緡楚獻以爲羨餘怨訴係路詔捕翬

等下獄誅出楚爲宣歙觀察使俄貶衡州刺史再徙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長慶二年擢陝虢觀察使諫官論執不置楚至陝一日復罷還東都會逢吉復相力起楚以李紳在翰林沮之不克敬宗立逐出紳卽拜楚爲河南尹遷宣武節度使汴軍以驕故而韓弘弟兄務以峻法繩治士偷于安無革心楚至解去酷烈以仁惠鐫諭人人悅喜遂爲善俗入爲戶部尚書俄拜東都畱守徙天平節度使始汴鄆帥每至以州錢二百萬入私藏楚獨辭不取又毀李師古園檻僭制者久之徙節河東召爲吏部尚書檢校尚書右僕射故事檢校官重則從其班楚以吏部自有品固辭有詔嘉允俄兼太常卿進拜左僕射彭陽郡公會李訓亂將相皆繫神策軍文宗夜召楚與鄭覃入禁中楚建言外有三司御史不則大臣雜治內仗非宰相繫所也帝領之旣草詔以王涯賈餗冤指其罪不切仇士良等怨之始帝許相楚乃不果更用李石而以楚爲鹽鐵轉運使先是鄭注奏建榷茶使王涯又議官自治園植茶人不便楚請廢使如舊法從之元和中出禁兵畀左右街使衛宰相入朝至建福門及是亂乃罷楚卽奏鎮帥初拜必戎服屬仗詣省謁辭本於鄭注實爲亂兆故王璠郭行餘驅將吏蹠血京師所宜停止詔可開成元年上巳賜羣臣宴曲江楚以新誅大臣暴骸未收怨診感結稱疾不出乃請給衣衾櫬以斂刑骨順陽氣是時政在宦豎數上疏辭位拜山南西道節度使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諡曰文楚外嚴重不可犯而中寬厚待士有禮客以星步鬼神進者一不接爲政善撫御治有績人人得所宐疾甚諸子進藥不肯御曰士固有命何事此物邪自力爲奏謝天子召門人李商隱曰吾氣魄且盡可助我成之其大要以甘露事誅譴者衆請霽威普見昭洗

辭致曲盡無所謬脫書已勅諸子曰吾生無益於時無請諡勿求鼓吹以布車一乘葬銘誌無擇高位是夕有大星貫寢上其光燭延坐與家人訣乃終有詔停鹵簿以申其志子緒絢顯于時緒以蔭仕歷隋壽汝三州刺史有佳政汝人請刻石頌德緒以絢當國固讓宣宗嘉其意乃止

絢字子直舉進士擢累左補闕右司郎中出爲湖州刺史大中初宣宗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獨見頎而髻者奉梓宮不去果誰耶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對曰緒少風痺不勝用絢今守湖州因曰其爲人宰相器也卽召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它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爲我舉其要絢搥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常三復乃已絢再拜曰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進中書舍人襲彭陽男遷御史中丞再遷兵部侍郎還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絢至皆驚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輔政十年懿宗嗣位由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冊拜司空未幾檢校司徒平章事爲河中節度使徙宣武又徙淮南副大使安南平以饋運勞封涼國公龐勛自桂州遠道浙西白沙入濁河剽舟而上絢聞遣使慰撫且餽之裨將李湘曰徐兵擅還果反矣雖未有詔一切制亂我得專之今其兵不二千而廣舟艦張旗幟示侈於人其畏我甚高郵厓峭水狹若使荻艖火其前勁兵乘其後一舉可覆不然使得絕淮泗合徐之不逞禍亂滋矣絢懦緩不能用又自以不奉詔因曰彼不爲暴聽其度淮何豫我哉勛還果盜徐州其衆

六七萬徐乏食分兵攻滁和楚壽陷之糧盡啖人以飽詔絢爲徐州南面招討使賊方攻泗州杜悛堅守絢命湘率兵五千救之勛謾辭謝絢曰數家赦所以未卽降者三將爲異耳願圖去之以身聽命絢喜卽請假勛節而敕湘曰賊已降第謹戍淮口無庸戰湘乃徹警釋械日與勛衆歡言後賊乘間直襲湘壘悉俘而食之醢湘及監軍郝厚本時浙西杜審權使票將翟行約率千兵與湘會未至而湘覆賊僞建淮南旌幟誘之亦皆陷絢旣師敗乃以左衛大將軍馬舉代之以絢爲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僖宗初拜鳳翔節度使頃之就加同平章事徙封趙卒年七十八贈太尉于瀉渙渙瀉避嫌不舉進士絢輔政而瀉與鄭顥爲姻家怙勢驕僂通賓客招權以射取四方貨財皆側目無敢言懿宗嗣位數爲人白發其罪故絢去宰相因于瀉與羣進士試有司詔可是歲及第諫議大夫

夫崔瑄劾秦絢以十二月去位而有司解牒盡十月屈朝廷取士法爲瀉家事請委御史按實其罪不聽瀉乃以長安尉爲集賢校理稍遷右拾遺史館脩謨詔下左拾遺劉蛻起居郎張雲交疏指其惡且言絢用李琢爲安南都護首亂南方賊虐流著使天下兵戈調斂不給琢本進賂于瀉瀉爲人子陷絢於惡顧可爲諫臣乎又劾絢大臣當調護國本而大中時乃引諫議大夫豆盧籍刑部侍郎李鄴爲夔王等侍讀亂長幼序使先帝貽厥之謀幾不及陛下且瀉居當時謂之白衣宰相瀉未嘗舉進士而妄言已解使天下謂無解及第不已罔乎瀉亦懼求換宅官改詹事府司直絢方守淮南上奏自治帝爲貶雲爲興元少尹蛻華陰令瀉亦湮阨不振死渙渙皆舉進士渙終中書舍人

定字履常楚弟及進士第大和末以駕部郎中爲弘文館直學士

六七萬徐乏食分兵攻滁和楚壽陷之糧盡啖人以飽詔絢為徐  
州刺史召寸吏戊子文四州土酋各守封令日各五千救之勛

# 教家板

家教

上三

圖去之以身

口無庸戰湘

乃循警糶枳日助員舉勸三月後身居正身洲量悉件而食之醢  
湘及監軍郝厚本時浙西杜審權使票將翟行約率千兵與湘會  
未至而湘覆賊偽建淮南旌幟誘之亦皆陷絢既師敗乃以左衛  
大將軍馬舉代之以絢為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僖宗初拜鳳翔節  
度使頃之就加同平章事徙封趙卒年七十八贈太尉于瀉渙瀾  
瀉避嫌不舉進士絢輔政而瀉與鄭顯為姻家怙勢驕偃通賓客  
招權以射取四方貨財皆側目無敢言懿宗崩位數為人白發其  
罪故絢去宰相因丐瀉與羣進士試有司詔可是歲及第諫議大

夫崔瑄劾秦綯以十二月去位而有司解牒盡十月屈朝廷取士  
法為瀉家事請委御史按實其罪不聽瀉乃以長安尉為集賢校  
理稍遷右拾遺史館脩撰詔下左拾遺劉蛻起居郎張雲交疏指  
其惡且言絢用李琢為安南都護首亂南方賊虐流著使天下兵  
戈調斂不給琢本進賂于瀉瀉為人子陷絢於惡顧可為諫臣乎  
又劾絢大臣當調護國本而大中時乃引諫議大夫豆盧籍刑部  
侍郎李鄴為夔王等侍讀亂長幼序使先帝貽厥之謀幾不及陛  
下且瀉居當時謂之白衣宰相瀉未嘗舉進士而妄言已解使天  
下謂無解及第不已罔乎瀉亦懼求換它官改詹事府司直絢方  
守淮南上奏自治帝為貶雲為興元少尹蛻華陰令瀉亦湮阨不  
振死渙瀾皆舉進士渙終中書舍人

定字履常楚弟及進士第大和末以駕部郎中為弘文館直學士

李訓亂王遐休方以是日就職定往賀為神策軍并收欲殺者屢矣已而免終桂管觀察使贊曰耽佐楚皆倖儒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處成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礮中而玉表歟綜絢世當國亦無足譏牧論天下兵曰上策莫如自治賢矣哉

傳第九十一終

馮川中鳳園  
氏蘭園

唐書百六十七

白裴崔韋二李皇甫王列傳第九十二

馮川中鳳園  
氏蘭園

唐書百六十七

白志貞者本名琇珪故太原史也事節度使李光弼硜硜自力有智數光弼善之使與帳下議代宗素聞及光弼卒擢累司農卿在官十年德宗以為敏遂倚腹心進授神策軍使賜今名有所建白善窺億帝指故言無不從從狩奉天以為行在都知兵馬使懼李懷光暴其惡乃與趙贊盧杞等抑懷光不使朝懷光反論斥其姦貶恩州司馬贊播州司馬稍徙閬州別駕貞元二年起為果州刺史宰相李勉固諫不許明年拜浙西觀察使死于官

裴延齡河中河東人乾元末為汜水尉賊陷東都去客江夏華州刺史董晉表署判官稍遷太常博士盧杞秉政引為膳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崔造表知東都度支院召為祠部郎中不待命輒還集賢院宰相張延賞疾其易出為昭應令與尉交訴所賊京兆

尹鄭叔則佑尉而御史中丞竇參善延齡卒逐尹德宗用參輔政  
卽擢延齡司農少卿會班宏卒假領度支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  
鉤距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  
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於是以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爲  
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爲贖庫樣物三十萬緡爲季庫帛以素出以  
色入者爲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  
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員以詭帝於財用無  
所加也俄以戶部侍郎爲真又請以京兆苗錢市草千萬俾民輸  
諸苑宰相陸贄等以爲非是不從京右偏故有藿葦地數頃延齡  
妄言長安咸陽間得陂芳數百頃願以爲內殿牧地水甘草薦與  
苑殿等帝信之以問宰相皆曰當無有帝遣使按覆果詐延齡大  
慙帝不責也京兆積歲和市不得直尹李充請之官延齡誣其妄

反令還輸號曰底折錢嘗請斂財以實府帝曰安得而實之延齡  
曰開元天寶間戶口繁息百司務殷官且有缺者比兵興戶不半  
在今一官治數司足矣請後官闕不卽補收其稟以實帑簿它日  
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  
廟至重殿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何所難哉帝驚曰本  
分錢奈何對曰此在經諄愚儒不能知臣能言之按禮天下賦三  
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實客一君之庖廚陛下奉宗廟能竭天下  
賦三之一乎鴻臚禮賓笏子四夷用十一爲有羸陛下所御饗餼  
簡儉以所餘爲百官稟料殮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爲本分錢以  
治殿數十尚不乏况一棟哉帝頷曰人未嘗爲朕言之又造神龍  
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千章度皆八十  
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求之嵐勝間今何地之近材之

良邪延齡曰異材瑰產處處有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悅是時陸贄爲宰相帝素所信重極論其譎妄不可任帝以爲排媚愈益厚延齡贄上疏列其狀具言延齡嘗奏句獲乾隱二十萬緡請舍別庫爲羨餘供天子私費故上之興作廣宣索多矣延齡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奪所入獻逮捕匠徒迫脇就功號曰敕索弗讐其直名曰和顧弗與之庸又度支支出納與太府交相關制出物旬計見物月計符案覆覈有御史以監董之則財用不得回隱延齡乃言培糞土得銀十三萬兩它貨且百萬已棄而獲皆羨餘也悉移舍以供別敕太府卿韋少華劾其妄陛下縱之不爲治此乃侵削兆民爲天子取怨于下又引建中橫斂多積致播遷者其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會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鈞皆指延齡專以儉僞罔上帝怒乃罷贄宰相左除滂

等官時大旱人情愁惴延齡言贄等失權怨望顯言歲饑民流度支糧芻乏以激怒衆士它日帝畋苑中而神策軍訴度支不賦廩芻者天子惑延齡言乃下詔斥逐贄等朝廷震恐延齡又補充所善吏張忠榜掠之誣充沒官錢五十萬緡以餌結權幸令妻以犢車載金餉贄忠具獄其母投訴光順門甌有詔御史審劾一夕得狀乃釋忠延齡不得逞復奏充妄用京兆錢穀願下有司比句以比部郎中崔元翰欲釋憾於贄也賴刑部侍郎奚陟辨治充等得不冤延齡資苛刻又劫于利專剝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不疑延齡恃得君謂必輔政少所降下至嫚罵邇臣時人側目屬疾卧第載度支官物輸之家無敢言帝念之使者日三輩往死年六十九人語以相安唯帝悼不已冊贈

太子太傅上柱國永貞初度支建言延齡曩列別庫分藏正物無實益而有吏文之煩乃詔復以還左藏元和中有司諡曰繆崔損字至無系本博陵大曆末中進士博學宏辭補校書郎咸陽尉避親改大理評事累勞至右諫議大夫于是宰相趙憬卒盧邁屬疾裴延齡素善損薦之德宗貞元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中書虛位十日議者謂選有德及用損中外悵失而損性齷齪能自將延英進見不敢出一言及天下事踰年進門下侍郎嘗以疾卧家久賜絹三百為醫藥費損無卓卓稱于人者而歷二省華要至宰相母殯而不葬亦不展殯女兒為尼沒不臨喪建中後宰相無久任者損以便柔遜愿中帝意乃畱八年帝亦知公議病其持祿然憐遇彌渥卒贈太子太傅諡曰靖

華渠字京兆萬年人工部侍郎述從子也少警悟工為詩李白異

之授以古樂府去為道士不終更為浮屠已而復冠浙西韓滉表試校書郎進至四門博士貞元十二年德宗誕日詔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佛老二師並對麟德殿質問大趣渠牟有口辯雖於三家未究解然答問鋒生帝聽之意動遷祕書郎進詩七百言未浹旬擢右補闕內供奉始同列易之後數遣中人專召渠牟繇是皆屬目歲中至諫議大夫大抵延英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渠牟為人佻躁志向浮淺不根於道德仁義特用儉巧中帝意非有嘉謨正辭感悟得君也自陸贄免帝躬攬庶政不復委權于下宰相取充位行文書而已至守宰御史皆自推簡然處深宮所倚而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與渠牟等其權倖人主延齡實皆姦虐紹無所建明渠牟後出望最輕張恩勢以動

天下召崔芋于茅山超鄭隨布衣至補闕引醴泉令馮伉爲給事中太子侍讀帝旣偏于任聽士之浮競甘進者爭出其門赫然勢焰可炙再擢太常卿卒年五十三贈刑部尚書諡曰忠所論著甚多傳于時

李齊運者蔣王暉孫始補寧王府東閣祭酒擢累監察御史復辟江淮都統李暉府由工部郎中爲長安令政頗脩辦宗正少卿李瀚從子有所訟齊運於瀚爲卑行而不禮訟者瀚怒辱諸朝齊運以聞代宗貶瀚由是稍擢京兆少尹出爲河中尹晉絳慈隰觀察使德宗出狩李懷光還兵奔難晝夜馳及河中士罷困乃休三日齊運悉所賦勞軍牛酒豐甘人人喜悅及懷光反還守河中齊運弃城走詔拜京兆尹時李晟壁渭橋齊運發民築城保督芻粟以餉晟賊平頗有助萬年丞源邃不事齊運怒捽辱之死於廷邃家

告冤御史大夫崔縱請窮治帝不許御史聯章深劾齊運訴于帝言爲朋黨所擠天子使宰相論諫官御史後毋得羣署章以劾然卒不直遂冤久之大蝗旱齊運不能政乃以韓洄代之改宗正卿開殿宮苑使進至禮部尚書宰相內殿對已齊運常次進帝與參決大事旣無學暗于大體第以甘言阿合而已嘗薦李錡爲浙西受賂數十萬又薦李詞爲湖州刺史人告其贓帝置不問齊運卧疾滿歲不能謁每除吏往往遣使卽家咨逮晚以妾爲妻具冕服行禮士人蚩之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

李寬道王元慶四世孫以蔭仕嗣曹王臯辟署江西府判官遷蘄州刺史臯節度山南東道復從之臯卒寬知後務刻薄軍費士怨怒欲殺之夜縋亡歸京師累進司農卿擢拜京兆尹封嗣道王怙寵而愆不循法度貞元二十年旱關輔飢實方務聚斂以結恩民

訴府上一不問德宗訪外疾苦實詭曰歲雖旱不害有秋乃峻責租調人窮無告至徹舍鬻苗輸干官優人成輔端爲俳語諷帝實怒奏踐工謗國帝爲殺之或言古者瞽誦箴諫雖詖託諭何誅焉帝悔然不罪實故事京兆避臺官實嘗與御史王播遇而騶唱爭道播鉤責從者實怒奏播爲三原令廷辱之惡萬年令李衆誣逐虔州司馬以所善虔部員外郎房啓代之其怙權作威若此公卿爲讒短遷斥者甚衆專情警色見顏間權德輿爲禮部而實私薦士二十人迫語曰應用此第不爾君且外遷德輿雖拒之然常憚其誣吏部每奏科目頗嚴密以杜請託實公請曹劫請趙宗儒無所畏詔書蠲人逋租實格詔固斂畿民大困官吏皆被榜罰陪取三十萬緡吏乞貸豪釐輒死案之無罪者猥曰死亦非枉復殺之專以殘忍爲政順宗在諒闇不踰月實殺數十人于府貶通州

長史市人爭懷瓦石邀劫之實懼夜遁去長安中相賀以赦令內移死虢州

皇甫鎛涇州臨涇人貞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爲監察御史居喪游處不度下除詹事府司直久之遷吏部員外郎典南曹鈐制吏姦稍知名進郎中遷累司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鎛哀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鎛以吏道進旣由聚斂旬剝爲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羣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論鎛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削地程權赴闕韓弘興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鎛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樂鎛與

程异知帝意故數貢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爲奧援故帝  
排衆論決任之反以度爲朋黨不內其言鑄乃益以巧媚自固建  
損內外官稟佐國用給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斥內帑所餘  
詔度支評直鑄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繒陳綵觸手輒壞士怨怒聚  
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鑄指所著鞞曰此內庫所出牢鞞可服彼言  
不可用詐也帝信之鑄銜度乃與李逢吉令狐楚合擠之出度太  
原又以崔羣有天下重望勁正敢言後議帝號鑄乃譖羣抑損徽  
稱帝怒遂羣湖南鑄罷度支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嘗與金吾將軍  
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爲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  
聞其姦妄始聽政集羣臣於月華門貶鑄崖州司戶參軍死其所  
泌者本楊仁晝也習方伎道古薦于鑄召入禁中自云能致藥爲  
不死者因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台求采之起徒步

拜天台刺史賜金紫諫臣固爭以爲列聖亦有寵方士未嘗使收  
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于君父何愛哉後不敢言泌驅吏民采  
藥山谷間鞭笞苛急歲餘無所獲懼詐窮舉族遁去浙東觀察使  
捕得鑄與道古營解乃復待詔翰林帝餌泌藥變躁怒不常宦侍  
懼以弑崩大通自言百五十歲鑄敗與泌皆誅初吏責泌妄答曰  
皆道古教我解衣卽刑卒無它異鑄之貶前坊州刺史班肅以嘗  
僚獨餞於野朝廷義之擢爲司封員外郎鑄弟鏞字餘卿第進士  
爲太子右庶子鑄敗朝廷賢之授國子祭酒開成初以太子少保  
卒鏞能屬文工詩爲人寡言正色衣冠甚偉不屑世務所交皆知  
名士著書數十篇

王播字明敷其先太原人父恕爲揚州倉曹參軍遂家焉播貞元

中與弟炎起皆有名並擢進士而播起舉賢良方正異等補盩厔尉以善治獄御史中丞李汶薦爲監察御史雲陽丞源咸季坐賊免賂有司復得調播劾解其官歷侍御史李實爲京兆尹與播遇諸衢故事尹當避道揖實不肯播移文詆之實大怒表播爲三原令將折之播受命趨府謝如禮邑中豪彊犯法未嘗輒貸歲終課最實重其才更薦之德宗將擢以要近會母喪解還除駕部員外郎長安令于頔奴客與民盜馬吏繫民而縱奴播捕取均其罰遷工部郎中知御史雜事刺舉不阿有能稱關中饑諸鎮或閉糴播以爲言三輔不乏歷虢州刺史李英領鹽鐵奏以副已擢御史中丞歲終改京兆尹時禁屯列畿內者出入屬鞬佩劍姦人冒之以剽劫又勳戚家馳獵近郊播請一切苛止盜賊不能隱皆走出境憲宗以爲能進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以是時天下多故大理議讞科條叢繁播悉置格律坐隅商處重輕剖決如流吏不能窺其私帝討淮西也切於饋餉播引程异自副异尤通萬貨盈虛使馳傳江淮哀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乏帝嘉其功超拜禮部尚書稍以貲賄結宦要中外以爲言播薦皇甫鏜及鏜用事吏忌播而以异代使播罷守本官久之檢校戶部尚書爲劔南西川節度使穆宗立逐鏜播求還長慶初召爲刑部尚書復領鹽鐵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權倖競進播賴其力至宰相專務將迎居位無所裨益復失河北衆望不厭乃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出爲淮南節度使仍領使職不肯易印詔聽自隨是時南方旱歉人相食播掙斂不少衰民皆怨之然浚七里港以便漕引後賴其利敬宗卽位卽拜檢校司空以王涯代使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君厚以金謝守澄乘間薦之天子有意復用播於是諫議大夫獨孤

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見延英言播傾邪關通帝左右狀帝冲闈不內其言遂復領使天下公議益不與文宗立就進檢校司徒大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復輔政累封太原郡公時韋處厚當國以獻替自任天子嚮之播專以錢穀進不甚與事居位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尉諡曰敬播少孤貧自刻苦至成立居官以彊濟稱天性勤吏職每視簿領紛績於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爲樂所署吏苟無大罪以歲勞增秩而已卒不易所職雅嘗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再領鹽鐵嗜權利不復初操重賦取以正額月進爲羨餘歲百萬緡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盃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云

起字舉之釋褐校書郎補藍田尉李吉甫辟爲淮南掌書記以殿中侍御史入兼集賢殿直學士元和末累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諫穆宗畋游事歲中考第一錢徽坐貢舉失實貶詔起覆核起建言以所試送宰相閱可否然後付有司詔可議者謂起爲失職拜禮部侍郎李宥叛與播俱上疏請詔王智興討之卒定其亂賜金紫拜河南尹進吏部侍郎方播以僕射居相避選曹改兵部爲集賢殿學士拜陝虢觀察使時亳州刺史李繁以擅誅賊抵罪起言繁父有功而二千石不宜償賊死不報入拜尚書左丞以戶部尚書判度支靈武邠寧多曠土奏爲營田以省餽輓歷河中節度使方蝗旱粟價騰踊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斥其餘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勢不從寘于法繇是詹積咸出民賴以生召授兵部尚書以檢校尚書右僕射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濱漢塘堰聯屬吏弗完治起至部先脩復與民約爲水令遂無凶年李訓爲宰相起門生也

欲引與共政卽加銀青光祿大夫復以兵部尚書召判戶部訓敗起素長厚人不以訓諉之止罷其判俄加皇太子侍讀文宗上文好古學是時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帝數訪逮時政因積雨願寬逐臣過惡又短鮑叔終身不忘人過以解帝錮人意俄兼太常卿禮儀使帝題詩太子笏以賜詔畫象便殿號當世仲尼其寵遇如此又使廣五位圖俾太子知古今治亂開成三年入翰林爲侍講學士改太子少師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爲僮婢盜有貧不能自存帝知之詔月益仙韶院錢三十萬議者謂與玩臣分給可恥也起賴其入不克讓武宗立爲章陵鹵簿使東都畱守召爲吏部尚書判太常卿帝患選士不得才特命起典貢舉進尚書左僕射封魏郡公凡四舉士皆知名者人伏其鑒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夙儒兼宰相秩前世所罕入辭帝勞曰宰相無內外公國耆老朕有關當以聞宴賜備厚宣宗初檢校司空以疾願代不許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諡曰文懿喪還命使者弔其家葬及祥亦如之起性友悌播喪哀戚加於人嗜學非寢食不輒廢天下之書無不讀一經目弗忘也莊恪太子薨詔爲哀冊詞情悽惋當世稱之帝嘗以疑事令使者口質起具膀子附使者上凡成十篇號曰寫宣它謨集亦多炎終太常博士子鐸錄自有傳起子龜式

龜字大年性高簡博知書傳無貴胄氣常以光福第賓客多更住永達里林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適侍父至河中廬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郎君谷未始以人事自嬰武帝雅知之以左拾遺召入謝自陳病不任職詔許終父喪召爲右補闕再擢屯田員外郎稱疾去崔璵觀察宣歙表爲副龜樂宛陵山水故從之入爲祠

部郎中史館脩撰咸通中知制誥鐸爲相改太常少卿同州刺史  
牙將白約素暴橫嘗譁言月稟薄以動士心爲亂龜捕殺之人皆  
震慄徙浙東觀察使初式臨州有惠政人聞其至歡迎之卒贈工  
部尚書子堯力學有文辭以鐸當國不貢進士終右司員外郎  
式以蔭爲太子正字擢賢良方正科累遷殿中侍御史少節檢巧  
于宦因鄭注以交王守澄中丞歸融劾之出爲江陵少君大中中  
爲晉州刺史飾郵傳器用畢給會河曲大歉民流徙佗州不納獨  
式勞卹之活數千人時特峨胡亦饑將入寇汾澮聞式嚴備不敢  
道境報其種落曰晉州刺史當避之以善最稱徙安南都護故都  
護田早作木柵歲率緡錢旣不時完而所責益急式取一年賦市  
芍木豎周二里罷歲賦外率以紓齊人浚壕繚柵外植刺竹寇  
不可冒後蠻兵入掠錦田步式使譯者開諭一昔去謝曰我自縛  
叛獠非爲寇也忠武戍卒服短後褐以黃冒首南方號黃頭軍天  
下銳卒也初交趾數有變懼式威不自安譁曰黃頭軍將度海襲  
我矣相率夜圍城合譟請都護北歸我當抗黃頭軍式徐被甲引  
家僮乘城責讓矢旡交發叛者走翌日盡捕斬之初容管災歉不  
歲貢式始上輸大犒宴軍中歸質外蕃而占城真臘慕義悉入獻  
亦還所掠王民寧國劇賊仇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祇德不能討宰  
相選式往代詔可因至京師懿宗問方略對曰弟假臣兵寇不足  
平也左右宦要皆曰兵衆則餽多當惜天下費式奏盜若倡狂天  
誅不亟決東南征賦闕矣寧得以億萬計之乎兵多則功速費寡  
二者孰利帝顧左右曰宜與兵於是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自光  
福里第麾幟皆東靡獵獵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聞賊用騎兵  
乃閱所部得吐蕃回鶻遷隸數百發龍陂監牧馬起用之集土團

諸兒爲向導擒甫斬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餘姚民徐澤專魚鹽之利慈溪民陳瑛冒名仕至縣令皆豪縱州不能制式曰甫竊發不足畏若澤瑛乃巨猾也窮治其姦皆榜死咸通三年徐州銀刀軍亂以式檢校工部尚書徙武寧節度使詔許滑兵自隨視事三日悉以計誅亂兵會詔降武寧爲團練罷歸終左金吾大將軍贊曰裴延齡引經誼惑其主以不忠爲忠德宗倚延齡韋渠牟等商天下成敗自謂明而卒陷不明君臣回沈可不戒哉憲宗銳於立功而皇甫鎛以聚斂取宰相失宰相者乃天下選彼暫勞一功烏足勝任哉中興之不終有爲而然

白裴崔韋二李皇甫王列傳第九十二

終

唐書百六十七

韋王陸劉柳程列傳第九十三

西川中書堂  
氏譜

唐書百六十八

韋執誼京兆舊族也幼有才及進士第對策異等授右拾遺年踰冠入翰林爲學士便敏側媚得幸於德宗使豫詩歌屬和被詔稱旨與裴延齡韋渠牟等寵任相埒出入備顧問帝誕日皇太子獻畫浮屠象帝使執誼贊之太子賜以帛詔執誼到東宮謝太子卒見無所藉言者乃曰君知王叔文乎美才也執誼繇是與叔文善以母喪解終喪爲吏部郎中數召至禁中補闕張正一以上書召見所善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裴蒞常仲孺呂洞往賀之或謂執誼曰彼將論君與叔文鈎黨事執誼卽白成季等朋比有所窺望帝詔金吾何得相過食飲狀悉逐出之順宗立以疾不親政叔文用事乃擢執誼爲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叔文與王伾居中竊命欲執誼据以奉行因用迷奪朝權執誼旣爲所引然外迫

公議欲示天下非黨與者乃時時異論相可否而密謝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濟國家事爾叔文數爲所梗遂詬怒反成仇怨及憲宗受內禪流叔文任分北支黨貶執誼爲崖州司戶參軍帝以宰相杜黃裳之壻故最後貶執誼已失形勢知禍且及雖尚在位而臨事奄奄無氣聞人足聲輒悸動至于敗始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旣爲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徹去及爲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旣易旬試觀之崖州圖也以爲不祥惡之果貶死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棋待詔頗讀書班班言治道德宗詔直東宮太子引以侍讀因論政及宮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將極言之坐皆趣贊叔文獨嘿然旣罷太子曰向君無言何哉叔文曰太子之事上非視聽問安無與也且陛下在位久有如小人間之謂

殿下收厭羣情則安解乎太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繇是重之宮中事咸與參訂叔文淺中浮表遂肆言不疑曰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它日幸用之陰結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進者率諧附之若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昇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爲死友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進出入詭秘外莫得其端彊藩劇帥或陰相賂遺以自結順宗立不能聽政深居施幄坐以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側羣臣奏事從帷中可其奏主任密語諸黃門陛下素厚叔文卽繇蘇州司功參軍拜起居郎翰林學士大抵叔文因任任因忠言忠言因昭容更相依仗任主傳受叔文主裁可乃授之中書執誼作詔文施行焉時景儉居親喪溫使吐蕃惟質泰諫準擘宗元禹錫等倡譽之以爲伊周管葛復出惘然謂天下無人叔文每言錢穀者國大本操其柄可因以市士乃自用杜佑領度支

鹽鐵使已副之實專其政不淹時遷戶部侍郎宦人俱文珍忌其  
權罷叔文學士詔出駭俚曰吾當數至此議事不然無繇入禁中  
伾復力請乃聽三五日一至翰林然不得舊職矣在省不事所職  
日引其黨謀取神策兵制天下之命乃以宿將范希朝爲西北諸  
鎮行營兵馬使泰爲司馬副之於是諸將移書中尉告且去宦人  
始悟奪其權大怒曰吾屬必死其手乃諭諸鎮慎毋以兵屬人希  
朝泰到奉天諸將不至乃還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翰林忠言文  
珍等皆在喪金以餉因揚言曰天子適射兔苑中跨鞍若飛敢異  
議者斬又自陳親疾病以身任國大事朝夕不得侍今當請急宜  
聽然向之悉心戮力難易亡所避報天子異知爾今一去此則自  
謗至孰爲吾助者文言羊士諤毀短我我將杖殺之而執誼懦不  
果劉闢來爲韋臯求三川吾生平不識闢便欲前執吾手非凶人  
邪掃木場將斬之而執誼持不可每念失此二賊令人悵恨又陳  
領度支所以興利去害者爲已勞文珍隨語詰折叔文不得對左  
右竊語曰母死已腐方問此將何爲邪明日乃發喪執誼益不用  
其語乃謀起復斬執誼與不附已者聞者恟懼廣陵王爲太子羣  
臣皆喜獨叔文有憂色誦杜甫諸葛祠詩以自況歔歔泣下太子  
已監國貶渝州司戶參軍明年誅死

王伾者杭州人始以書待詔翰林入太子宫侍書順宗立遷左散  
騎常侍待詔伾本關茸貌遜陋楚語無它大志帝褻寵之不如叔  
文任氣好言事爲帝所禮至出處又不及伾之無間也叔文入止  
翰林而伾至而林院見牛昭容等當其黨盛門皆若沸羹而伾尤  
通天下賅謝日月不闕爲巨匱裁竅以受珍使不可出則寢其上  
叔文旣居喪伾日請中人及杜佑起叔文爲宰相且搃北軍不許

又請以威遠軍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不可乃一日三表皆不報憂悸行且卧至夕大呼曰吾疾作興歸第貶開州司馬死其所支黨皆逐惟質以前死免擘者滉族子有俊才以司封郎中貶饒州司馬終永州刺史諫警敏嘗覽染署歲簿悉能言其尺寸所治一閱籍終身不忘自河中少尹貶台州司馬終循州刺史準字宗一有史學自翰林學士貶連州司馬死于貶泰字安平有籌畫侄叔文所倚重能決大事以戶部郎中神策行營節度司馬貶虔州司馬終湖州刺史

陸質字伯沖七代祖澄仕梁爲名儒世居吳明春秋師事趙匡匡師啖助質盡傳二家學陳少游鎮淮南表在幕府薦之朝授左拾遺累遷左司郎中歷信台二州刺史質素善韋執誼方執誼附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爲給事中憲宗爲太子詔侍讀質本名淳遊

太子名故改時執誼懼太子怒已專故以質侍東宮陰伺意解釋左右之質伺間有所言太子輒怒曰陛下命先生爲寡人講學何可及宅質惶懼出執誼未敗時質病甚太子已卽位爲臨問加禮卒門人以質能文聖人書通于後世私共謚曰文通先生所著書甚多行于世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爲儒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爲監察御史素善韋執誼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卽位朝廷大議祕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頭馮藉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爲柳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竇羣劾禹錫挾邪亂政羣卽日罷韓臯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爲湖南

觀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怒重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儉俚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於是武陵夷里悉歌之始坐叔文貶者八人憲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後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困將澡濯用之會程異復起領運務乃詔禹錫等悉補遠州刺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禹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數篇又敘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枝心失

怨陰責最大雖七美莫贖邪欲感諷權近而憾不釋久之召還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出爲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爲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帝曰爲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錫望它人尤不可赦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刺史禹錫嘗歎天下學徒廢乃奏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生財也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也凡學官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雍頰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羣臣起屠販故

孝惠高后開置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韋玄成遂議罷之夫子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况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薦饗孰若行其教今教頽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脩孔子廟兗州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立社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為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為令遂無有非之者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館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籍其資半畀所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饗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

貞觀之風粲然可復當時不用其言由和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復作游玄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俄分司東都宰相裴度兼集賢殿大學士雅知禹錫薦為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為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服徙汝同一州遷太子賓客復分司禹錫恃才而廢褊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寒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為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戶部尚書始疾病自為子劉子傳稱漢景帝子勝封中山子孫為中山人七代祖亮元魏冀州刺史遷洛陽為北部都昌人墳墓在洛北山後其地陝不可依乃葬滎陽檀山原德宗棄天下太子立時王叔文以善

奔得通籍因間言事積久衆未知至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翰林學士陰薦丞相杜佑爲度支鹽鐵使翊日自爲副貴震一時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爲信然三子者皆子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旣得用所施爲人不以爲當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祕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其自辨解大略如此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爲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遷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

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章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旣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貽書言情曰僕嚮者進當艱艱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又久與游者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于內孰能了僕於冥冥間哉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疾可得乎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寬大貶黜甚薄不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人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悅仇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悅可自以速援引之路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悲

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  
都不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  
爲罪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腿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  
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  
殆非中國人也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啁譟今聽之恬然不怪已  
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  
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  
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  
哉讀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往復益言曰嗟乎余雖家置  
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  
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淪陷  
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

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  
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  
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  
買土一廛爲耕畝朝夕誦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  
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人矣又詒京兆尹許  
孟容曰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  
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忠正信義爲志興堯舜孔子道利  
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以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厄塞艱艱  
事旣壅隔很忤貴近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今其黨與幸獲寬貸  
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德至渥也尚何敢更候除棄廢癘希  
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  
刑法皆自所求取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

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溼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笑笑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然歔歔惕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閔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黎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僂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列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詭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見寬擯

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比皆環偉博  
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澳忍下才末伎又嬰痼病雖欲  
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  
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欲秉筆  
觀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  
今皆頑然無以省錄讀古人一傳數紙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  
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  
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  
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城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  
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胄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  
寢無復恨矣然眾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宗元久汨振  
其為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曰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為

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  
司馬相如劉向楊雄班彪彪子固皆公襲噬嗑推古瑞物以配受  
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誰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  
揚大功甚失厥極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  
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  
備究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  
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敷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為書念終泯  
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  
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孰稱古初朴蒙空洞而無爭厥  
流以訛越乃奮鼓鬪怒振動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  
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電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  
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於是乃噬禽獸咀果穀合

此論甚正高  
出馬劉班  
而本古未  
視詩書有

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輒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疆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聖人焉曰黃帝游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管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爲也而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祇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章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祇淫囂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爲符斯皆詭譎闕誕其可羞也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

度克懷于有珉登能庸賢濯夷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爲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干無知珉增以騶虞神鼎脇毆縱踴俾東之泰山石聞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驚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危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議爲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垓以爲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不降霖雨濬滌盪沃蒸爲清氛疏爲冷風人乃溲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斲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垢抵擿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祇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謹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

威殄戮咸隆厥緒無劉于虐人乃竝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灑灑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爲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爲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孳愷悌祇敬用底于治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不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爲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雉太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龐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謀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太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一邦治以敬于人事其詩曰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煖于爨濤炎以瀚勃厥凶德之賊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糗刑輕以清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思于已拱之戴之神具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鈇于北祝栗于南嶠員西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祀後天罔隆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宗元不得召內閔悼悔念往各作賦自徹曰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汗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爲尤始余學而觀古兮怪

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為可考兮追駿步而遐游誠之既信直兮  
 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師上睢盱而混茫  
 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  
 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  
 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  
 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計謨以植內兮欣  
 余志之有獲再明信乎策書兮謂耿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  
 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為昭昭詭妬構而不戒  
 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  
 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已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  
 致忠兮眾呀然而互嚇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兮鼎鑊幸皇鑒  
 之明宥兮累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且夫重仍乎禍譎既

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青惶惶乎夜寤而書駭兮類麀鹿之  
 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汙汙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  
 而廻遭日霾曠以昧幽兮黜雲涌而上屯暮屑率以淫雨兮聽噉  
 噉之哀猿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  
 莫屬余之形魂攢轡奔以紆委兮束洶湧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  
 兮盪汨汨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纆夢以縈纏哀吾生之孔  
 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墜死而生為逾再歲之  
 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將沈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  
 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為孤  
 囚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輒軻軻余志之脩騫兮今何為此戾也豈  
 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眾之所宜蔽也  
 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撓兮行九折之峩

與明板  
 高字後  
 附板

峩却驚棹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  
既多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  
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謂何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  
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  
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決卽具奏欲以柳州授  
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  
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  
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已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  
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  
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旣坐廢遂不振然其才  
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  
多也旣沒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

愈因碑以實之云

程异字師舉京兆長安人居鄉以孝稱第明經再補鄭尉精吏治  
爲叔文所引繇監察御史爲鹽鐵揚子院留後叔文敗貶郴州司  
馬李吳領鹽鐵薦异心計可任請拔擢用之乃授侍御史復爲揚  
子留後稍遷淮南等道兩稅使异起瘡癢能厲已竭節悉矯革征  
利舊弊入遷累衛尉卿鹽鐵轉運副使方討蔡异使江表調財用  
因行諭諸帥府以羨贏貢故异所至不剝下不加斂經用以饒遂  
兼御史大夫爲鹽鐵使元和十三年以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猶領鹽鐵异以錢穀奮而至宰相自以非人望久不敢當印  
秉筆明年西北軍政不治議置巡邊使憲宗問孰可者乃自請行  
會卒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恭身歿官第無留貲世重其廉云  
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爲盜無以

作明

異宗元等撓節從之。微幸一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媚。一債而不復。宐哉。彼若不傳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為名卿才大夫。惜哉。

韋正陸劉柳程列傳第九十三終

唐書百六十八

唐書百六十八

杜裴李韋列傳第九十四

唐書百六十九

唐書百六十九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等以動衆心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很驕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為侍御史為裴延齡所忌十棊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居韋曲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遷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黃裳未嘗過其門壻韋執誼輔政黃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遠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即拂衣出皇太子總軍國事擢黃裳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儉佞無功因其來朝白罷之俄而劉闢叛議者以闢恃險討之或生事唯黃裳固勸不

赦因奏罷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漣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漣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羣臣賀憲宗曰黃裳曰時卿之功始德宗創艾多難務姑息藩鎮每帥臣死遣中人伺其軍觀衆所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晏年尤甚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每從容具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廢損諸侯則天下治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云云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脩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嗤前世魏明帝欲案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衛士傳食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爲豈必利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爲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由是平夏勦齊滅蔡復兩河以機秉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自黃裳啓之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邠國公明年卒年七十贈司徒謚曰宣獻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性雅澹未始忤物初不爲執誼所禮及敗悉力營救旣死表還其柩葬焉嘗被疾醫者誤進藥疾遂甚終不怒譴然除吏不其別流品通饋謝無繫白名當大政未久不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卒後數年御史劾奏黃裳納邠寧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故吏吳憑及黃裳子載辭服帝念舊功但流憑昭州原載不問載終太僕少卿載弟勝字斌卿寶曆初擢進士第楊嗣復數薦材堪諫官不爲鄭覃所佑宣宗感章武舊事元和時大臣子若孫在者多振拔之帝嘗問勝勝具道黃

裳首建憲宗監國議帝嘉歎拜給事中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欲倚  
爲宰相及蕭鄴罷爲中人沮毀而更用蔣伸以勝檢校禮部尚書  
出爲天平節度使不得意卒

裴垯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補美  
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吏部侍郎鄭珣瑜委垯校  
辭判研覈精密皆值才實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爲學士再遷中  
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垯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  
子比日人物吝惜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爲我言  
之垯卽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坐  
覆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士爲戶部侍郎帝器垯方  
直以爲任公卿薄其過眷信彌厚吉甫罷乃拜垯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垯始承旨翰林天子

新翦蜀亂厲精致治中外機筦垯多所參與以小心慎默稱帝意  
旣當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降意順納吐突承瓘自東  
宮得侍恩顧親渥承瓘欲有關說帝憚垯誠使勿言帝在殿中常  
呼垯官而不名嶺南節度使楊於陵爲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冗  
官垯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綬守太原  
政一出監軍李輔光垯劾其懦以李鄴代之王承宗擅襲節度方  
帝屢削叛族意必取之又吐突承瓘每欲撓垯權因探帝意自請  
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垯固爭以爲從史苟逆節內連  
承宗外請興師以圖身利且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  
道而今欲奪承宗地有之賞罰不一沮勸廢矣帝猗違不能決久  
之卒用承瓘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暴無功王師告病  
旣而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垯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固言從史

惡稔可圖狀。埴比遣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埴乃爲帝陳從史暴戾不君。視承瓘若小兒。往來神策軍。甚戒可因其機致之。後無興師之勞。帝初矍然。徐乃許之。埴請祕其計。帝曰。惟李絳梁守謙知之。俄而承瓘縛從史獻于朝。因班師。埴奏承瓘首謀無功。陛下雖詘法人。心不厭請。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畱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畱州送使之入。捨公估更實私直。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埴奏禁之一。以公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爲上供。自是起淮江而南。民少息矣。埴器局峻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埴獎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巖。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埴埴

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大慙。埴爲學士時。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爲輔相。號名臣。自它選任。罔不精明。人無異言。士大夫不以埴年少。柄用爲嫌。故元和之治。百度脩舉。稱朝無幸人。五年。暴風痺帝。悵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聞。居三月。益痼。乃罷爲兵部尚書。埴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會。埴與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錄。吉甫以埴引疾解。史任不宜冒奏。乃徙埴太子賓客。罷武等史官。會卒。不加贈。給事中劉伯芻表其忠。帝乃贈太子太傅。埴始相。建言集賢院官登朝。自五品上爲學士。下爲直學士。餘皆校理。史館以登朝者爲脩撰。否者直史。館以準六典。遂著于令。京兆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而地不入。或言武還先見埴。明

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絳議斥武絳言均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不容先見武帝悟釋之議者謂帝知均明倚任方篤尚不免嫌疑以信處位之難云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爲湖南觀察使有名于時藩少沈靖有檢局姿制閑美敏于學居父喪家本饒財姻屬來弔有持去者未嘗問益務施與居數年略盡年四十餘困廣陵間不自振妻子追咎藩晏如也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運爲盜掠服之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真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宐謹守土何棄而來宐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宐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藩旣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祕書郎時王紹得君邀藩與相見當卽用終不謂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彊致之仲舒等爲俳說度語相狎昵藩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後仲舒等果坐斥廢憲宗爲皇太子王紹避太子諱始改名時議以爲詔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何誅累擢吏部郎中坐小累左授著作郎再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卻之吏驚請聯它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敕邪裴均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絀罷因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藩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爲無隱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乏者何致而然及祈

禳之數藩具對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文言孔子病  
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敕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  
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  
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後復問  
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後人柳泌  
等語果爲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  
下曰鐔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  
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  
出今日便不可止旣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吳少陽  
襲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藩卽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  
吳少陽臣爲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爲太子詹事後數  
月帝復思藩召對殿中事浸釋明年爲華州刺史未行卒年五十  
入贈戶部尚書諡曰貞簡藩材能不及韋貫之裴垪然人物清整  
是其流亞云

韋貫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後周柱國夔八世孫父肇大曆中  
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改  
祕書少監載曰肇若過我當擇善地處之終不宥詣載誅除吏部  
侍郎代宗欲相之會卒諡曰貞貫之及進士第爲校書郎擢賢良  
方正異等補伊闕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郟士美以厚幣召皆不  
應居貧噉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  
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  
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  
遷永貞時始爲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及爲右補闕纁代爲御  
史議者不謂之私宰相杜佑子從郁爲補闕貫之與崔羣持不可

換左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爲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父殆不可訓卒改它官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幸擢少府監蔭子補齋郎貫之不與曰是將奉郊廟祠祭階爲守宰者安可以賤工子爲之又劾忠義不宜汙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幸側目進吏部員外郎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孺等策獨畧奏出爲果州刺史半道貶巴州久之召爲都官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宰相裴垪嘗二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亦以進退決請乎垪曰奉教事果見聽垪因曰君異時當位於此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干時流競爲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爲陛下東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丞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討吳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事乎始於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爲亂此非佗速於撲滅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邪時帝業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爲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諫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貫之策云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爲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秦罷之皇甫鏞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爲請銀緋貫之曰宿姦佞吾等縱不能斥奈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恐陰構之又與度論兵帝前議頗駁故罷爲吏部侍郎於是翰林學士左拾遺郭求上疏申理詔免求學士出貫之爲湖南觀察使不三日韋覲李正辭辭公幹李宣韋處厚崔韶坐與貫之厚善悉貶爲州刺史覲正辭

處厚皆清正以鉤黨去由是中外始大惡宿時國用不足遣鹽鐵副使程昇督諸道賦租昇諷州縣厚斂以獻貫之不忍橫賦而所獻不中昇意因取屬內六州留錢繼之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穆宗立卽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貞後更諡曰文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不爲僞辭以悅人爲右丞時內僧造門曰君且相貫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

子澳字子裴第進士復擢宏辭方靜寡欲十年不宥調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溫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已溫歸以告澳不答溫曰元裕端士若輕之邪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周墀節度鄭滑表署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愕貽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斂衽廟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墀歎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擢考功員外郎史館脩撰歲中知制誥召爲翰林學士累遷兵部侍郎進學士承旨與蕭實皆爲宣宗禮遇每兩人直必偕召問政得失常夜被旨草詔書事有不安者卽遷延須見帝開陳可否未嘗不順納一日召入屏左右問曰朕於敕使何如澳陳帝威制前世無比帝搖首曰未也策安出澳倉卒答曰若謀之外廷則大和事可用追鑒不若就擇可任者與計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黃至綠自綠至緋猶可衣紫卽合爲一矣澳愧汗不能對乃罷改京兆尹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它日延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實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

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  
爲輸租乃免由是豪右斂跡會戶部關判使帝以問澳澳三不對  
帝曰任卿可乎曰臣老矣力疲氣耗煩劇非所任者帝默不樂出  
謂其甥柳玘曰吾本不爲宰相知上便委以使務脫請吾佗岐而  
得卒無以自白今時事浸惡皆吾輩貪爵位致然未幾授河陽節  
度使入辭帝曰卿自便而遠我非我去卿懿宗立徙平盧軍入爲  
吏部侍郎復出爲邠寧節度使宰相杜審權素不悅坐吏部時史  
盜簿書爲姦貶祕書監分司東都就遷河南尹辭疾不拜旬歸樊  
川逾年以吏部侍郎召不起卒贈戶部尚書諡曰貞澳在河陽累  
年宣宗遣使至魏博道出澳所帝以簿紙手作詔賜澳曰密飭裝  
秋當見卿蓋將以爲相也因問輔養術澳具言金石非可御方士  
怪妄安斥遠之其八月帝崩不果相爲學士時帝嘗曰朕每遣方  
人驚服

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者卿爲朕撰一書澳乃取十道四方志  
手加紬次題爲處分語後鄧州刺史辟弘宗中謝帝敕戒州事八  
人驚服

綬貫之兄舉孝廉又貢進士禮部侍郎潘炎將以爲舉首綬以其  
友楊凝親老故讓之不對策輒去凝遂及第後擢明經辟東都幕  
府德宗時以左補闕爲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逮帝常幸其院韋  
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絀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妃蜀襪袍  
覆而去其待遇若此每入直踰月不得休以母老屢旬解職每請  
帝輒不悅出入八年耐性謹畏甚晚乃感心疾罷還第不極於用  
九月九日帝爲黃菊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韋綬卽遣使持往綬  
遽奉和附使進帝曰爲文不已豈願養邪敕自今勿復爾終左散  
騎常侍弟纁有精識爲士林器許兄弟皆名重當時綬子溫

溫字弘育方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以拔萃高等  
補咸陽尉父愕然疑假權謁進召而試諸廷文就無畱思喜曰兒  
無愧矣入爲監察御史以臺制苛嚴不可以省養不拜換著作郎  
旣謝輒解歸侍親疾調適湯劑彌二十年衣不弛帶旣居喪毀瘠  
不支服除李逢吉辟置宣武府頻遷右補闕宰相宋申錫被構罪  
不測溫倡曰丞相操履有初不容反乃姦人陷之吾等豈避雷霆  
使上蒙霧咎邪率同舍伏閣切爭由是益知名太和五年太廟室  
漏罅詔宗正將作營治不時舉文宗怒責卿李銳監王堪奪其稟  
自救中人葺之溫諫吏舉其職國以治事歸於正法以脩夫設制  
度立官司度經費則宗廟最重也比詔下閱月有司弛愼不力正  
可黜慢官懲不恪擇可任者繕完之則吏舉職事歸正矣今慢吏  
奪稟而易以中人是許自司公廢職以宗廟之重爲陛下所私臣  
竊憤之請還將作則官脩業矣帝乃罷宦人會羣臣請上尊號溫  
固諫今河南水江淮旱歉京師雪積五尺老稚凍仆此非崇飾虛  
名時帝順納乃謝羣臣改侍御史李德裕入輔擢禮部員外郎或  
言雅爲牛僧孺厚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私廢乎鄭注節度鳳翔  
表爲副溫曰拒則遠黜從之禍不測吾焉能爲注起邪注誅由考  
功員外郎拜諫議大夫未幾爲翰林學士先是綬在禁廷積憂畏  
病廢故誠溫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寧綬治命邪禮部侍  
郎崔蠡曰溫用亂命益所以爲孝帝意釋換知制誥引疾徙太常  
少卿宰相李固言薦溫給事中帝曰溫素避事官爲我論駁乎須  
太子長以爲賓客久之卒爲給事中初兼莊恪太子侍讀晨詣宮  
日中見太子諫曰殿下盛年宜雞鳴蚤作問安天子如文王故事  
太子不悅辭侍讀見聽王晏平罷靈武節度使以馬及鎧仗自隨

貶康州司戶參軍厚賂貴近浹日改撫州司馬樂工尉遲璋授光州長史溫悉封上詔書太子得罪詔諭羣臣溫曰陛下訓之不早非獨太子罪時頗直其言遷尚書右丞鹽鐵推官姚勗按大獄帝以爲能擢職方員外郎將趨省溫使戶止卽上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吏帝命中人論溫執議不移詔改勗檢校禮部郎中帝問故於楊嗣復對曰勗名臣後治行無疵若吏材幹而不入清選佗日孰肯當劇事者此衰晉風不可以法帝素重溫出爲陝虢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爲緩期而賦辦武宗立擢吏部侍郎李德裕欲引同輔政溫苦言李漢可釋德裕悵然出宣歙觀察使池民訟刺史劾無狀榜殺之威行部中旣疾召親屬賦綬詩在室愧屋漏因泣下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誠矣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諡曰孝溫性剛峻人望

見無敢戲慢者與楊嗣復李珣善嘗勸與李德裕平故憾二人不從及皆謫溫歎曰用吾言孰至是邪一女歸薛蒙女工屬文續曹大家女訓行于世溫少合所善惟蕭祐祐者字祐之夷澹君子也少貧窶隱居以孝養聞司農卿李實督官租祐居喪未及輸召至將責之會有賜與倩祐爲奏實稱善卽薦於朝終制以處士拜左拾遺累遷諫議大夫終桂州觀察使贈右散騎常侍精畫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警然不以塵事自蒙故溫號山林友云

贊曰杜黃裳善謀裴垪能持法李藩鯁挺韋貫之忠實皆足穆天緯經國體撥衰奮王蕭攘四方憲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邪昔子貢孔堂高第而貨殖韓安國漢名宰而資貪黃裳亦以受餉見疵至於忠烈堯然則不可掩已

二高伊朱一劉范一王孟趙李任  
傳第九十五 唐書百七十

高崇文字崇文其先自渤海徙幽州七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  
閻崇文性樸重寡言少籍平盧軍貞元中從韓全義鎮長武城治  
軍有聲累官金吾將軍吐蕃三萬寇寧州崇文率兵三千往救戰  
佛堂原大破之封渤海郡王全義入朝畱知行營節度後務遷長  
武城都知兵馬使劉闢反宰相杜黃裳薦其才詔檢校工部尚書  
左神策行營節度使俾統左右神策麟游奉天諸屯兵討闢時顯  
功宿將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皆大驚始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寇  
至至是卯漏受命辰巳出師器良械完無一不具過興元士有折  
逆旅七箸者卽斬以徇乃西自閬中出卻劔門兵解梓潼之圍賊  
將邢泚退守梓州詔拜崇文東川節度使初闢陷東川執節度使  
李康不殺也至是歸康以句雪崇文數康失守罪斬之鹿頭山南

距成都百五十里扼二川之要關城之旁連八屯以拒東兵崇文始破賊二萬于城下會雨不克攻明日戰萬勝堆堆直鹿頭左使驍將高霞寓鼓之士扳緣上矢石如雨募死士奪而有之盡殺戍者焚其柵下瞰鹿頭城人可頭數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搖大將阿跌光顏與崇文約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賊糧道賊大震其將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仇良輔舉鹿頭城二萬眾降執闕子方叔壻蘇彊遂趣成都餘兵皆面縛送款闕走追禽之檻送京師入成都也師屯大達市并不移珍貨如山無秋豪之犯刑泚已降而貳斬于軍衣冠脇汙者請牙請命崇文爲條上全活之進檢校司空西川節度副大使南平郡王實封三百戶刻石紀功于鹿頭山崇文不通書厭案牘詔判以爲繁且蜀優富無所事請扞邊自力乃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寧慶節度使爲京西諸軍

都統崇文恃功而侈舉蜀帑藏百工之巧者皆自隨文不曉朝廷儀憚於觀謁有詔聽便道之市居邠三年戎備整脩卒年六十四贈司徒諡曰威武會昌六年詔配享憲宗廟子承簡少事忠武軍後更隸神策以崇文平蜀功除嘉王傅裴度征蔡奏署牙將蔡平詔析上蔡鄆城遂平西平四縣爲潞州拜承簡刺史治鄆城始開屯田列防庸瀕潞綿地二百里無復水敗皆爲腴田先是賊築武宮以夸戰勞承簡夷其丘宅家財以葬葺儒宮備俎豆歲時行禮野有菽實民得以食將吏立石頌功遷邢州刺史觀察府責賦尤急承簡代下戶數百輸租遷宋州會宣武將李齊反遣使責財于宋承簡囚之前後數輩輒繫獄一日并出斬于牙門威震部中齊悉兵攻之宋有三城南城陷承簡保北兩城數與賊确會徐州救至齊爲李質所執兵遂潰拜充海沂密節度使遷義成軍檢校尚

書左僕射入拜右金吾衛大將軍復節度邠寧先是虜多以盛秋犯邊承簡請屯寧州以制其侵屬疾還朝道卒贈司空諡曰敬崇文孫駢自有傳

伊慎字寡悔兗州人通春秋戰國策天官五行書用善射爲折衝都尉喪母將合葬而不知父墓晝夜哭慕也有導者既發之舊志可按也乃得葬江西路嗣恭討哥舒晃以慎爲先鋒疾戰破賊斬首三十級下韶州戰把江口水湍駛乃爲桴寘薪焉乘風縱火賊焚且溺不可計與諸將追斬晃泔溪授連州長史知團練副使三遷江州別駕討梁崇義也慎以江西牙兵屬李希烈希烈署漢南北兵馬使不受獨率所部破崇義於蠻水效俘三萬襄漢平功多希烈愛其材數饋遺欲廢止之卒以計免明年希烈果反嗣曹王臯至鍾陵得而壯之拔爲大將希烈恐爲臯所任遣以七屬甲詐

爲慎書行反問帝遣使卽軍中斬之臯表列其誣來報賊泝江徇地臯授慎兵勞而遣與賊大戰破之收黃梅次長平殺賊將斬級千餘拔蔡山尤力遂下蘄州卽拜刺史封南充郡王天子在梁州包佶轉東南財糧次蘄口賊遣驍將杜少誠以兵萬人遏江道不得西慎選士七千列三屯相望偃旗以待少誠分圍之未合慎自中屯鼓之諸屯悉出奮擊賊亂少誠走斬別將許少華封其尸爲京冢漕無齒艱進圍安州希烈之甥劉戒虛以兵八千來援慎逆擊于應山禽之示城下州開門降以功爲安州刺史實封百戶攻隋州駐厲鄉斬首五千級喻降李惠登卽薦惠登爲刺史拜慎安黃州節度使吳少誠反詔領步騎五千兼統荆南湖南江西兵當一面遇賊于三州港營義陽戰于申斬首數千加檢校刑部尚書貞元末詔安黃爲奉義軍卽爲奉義節度憲宗卽位以兵付其子

宥身入朝拜尚書右僕射改金吾衛大將軍以錢三十萬賂宦人  
求帥河中事暴帝沒其半賊貶右衛將軍明年念舊勞復檢校右  
僕射兼右衛上將軍卒贈太子太保諡曰壯繆乾符中盜發其墓  
賜絹二百脩瘞云

朱忠亮字仁輔汴州浚儀人舉明經不中往事昭義節度使辟嵩  
爲裨將屯普潤開田峙糧以功擢太子賓客未泚亂率麾下四十  
騎至奉天封東陽郡王爲定難功臣扈符梁州爲賊鈔獲繫長安  
獄賊平李晟釋之奏隸本軍累遷定平軍使憲宗立加御史大夫  
涇州將楊琦謀拒詔爲亂方集諸校計事屋壞琦壓死乃授忠亮  
涇原四鎮節度使本名通明至是賜今名隱蔽軍籍得竄名者三  
千人歲收乾沒十萬緡吏白耄卒不任戰者可罷答曰古於老馬  
不棄況戰士乎聞者莫不感奮涇俗舊多賣子忠亮以財贖免者

前後數百築潘原城有勞改封丹楊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靈  
劉昌裔字光後太原陽曲人幼重遲不好戲常若有所思度及壯  
策說邊將不售去入蜀楊惠琳亂昌裔說之惠琳順命拜瀘州刺  
史署昌裔州佐惠琳死客河朔間曲環方攻濮州表爲判官爲環  
檄李納剗曉大誼環上其橐德宗異之環領陳許軍又從府遷累  
進營田副使環卒上官浣知後務吳少誠引兵薄城浣欲遁去昌  
裔止曰受詔而守死其職也況士馬完奮足支賊若堅壁不戰七  
日賊氣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浣許諾賊攻堞壞不得脩昌裔密  
造飛棚聯柵卽募突將千人鑿城以出擊賊走之比還柵已立守  
陴遂安兵馬使安國寧謀應賊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千人爲  
饗人賞二縑乃伏兵于道令持縑者斬一不能脫賊聞解去以功  
擢浣陳許節度使昌裔陳州刺史韓全義敗于澉水引軍走陳求

入保昌裔登陴揖曰天子命君討蔡何爲來陳且賊不敢至我城下君其舍外無恐明日從十餘騎持牛酒抵全義營勞軍全義不自意迎拜歎服改陳許行軍司馬浣率軍中推昌裔有詔檢校工部尚書代節度命境上吏不得犯蔡人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使自治之少誠慙其軍亦禁境上暴掠者封彭城郡公元和八年大水壞廬舍溺居人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左龍武統軍召還京師始憲宗惡昌裔自立欲召之而重生變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心愁苦可召也遂以韓臯代之至長樂驛知帝意因稱風敗卧第歲中卒贈潞州大都督諡曰威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初從邠寧軍爲別將事節度使韓游瓌德宗在奉天以戰守功累兼御史中丞治軍整毅游瓌畏其才將伺隙殺之希朝懼奔鳳翔帝聞召寘左神策軍貞元四年以游

瓌政無狀使代之希朝曰始偪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反仄也固讓左金吾衛將軍張獻甫軍中憚獻甫嚴以兵脇監軍使請於帝必得希朝乃止詔拜寧州刺史邠寧節度副使俾佐獻甫俄遷振武節度使部有党項室韋雜居暴掠放肆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希朝度要害置屯保斥邏嚴密鄙民以安至小竊取亦殺無赦虜人憚伏相謂曰是必張光晟給姓名來也邊州每長帥至必效豪心駿馬雖甚廉者猶受之以結其歡希朝一不納積十四年虜保塞不敢橫初單于城池不樹希朝命蒔柳數歲成林貞元末請朝時諸鎮不以事自述職者希朝而已帝悅拜右金吾衛大將軍王叔文用事謂其易制用爲右神策統軍充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屯奉天以韓泰爲副因欲使泰代之會不能得神策軍而罷憲宗立檢校尚書左僕射復爲右金吾衛大將

軍俄檢校司空出爲朔方靈鹽節度使遷河東率師討王承宗敗之木刀溝然老病不能有大功還朝改左龍武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諡忠武改曰宣武希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趙充國在朔方時招突厥別部沙陀千落衆萬餘有之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

王鏐字昆吾自言太原人始隸湖南團練府爲裨將楊炎道潭與語異其才嗣曹王臯爲團練使俾鏐誘降武岡叛將王國良以功擢邵州刺史臯之節度江西也李希烈南侵臯與鏐兵三千使屯潯陽而臯全軍臨九江襲蘄州遂以衆濟表鏐江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都虞候鏐小心善刺軍中情僞事無細大臯悉知之因推以腹心雖家人燕居或預焉臯攻安州使伊慎盛兵圍之而遣鏐入城中約降使殺不從者翌日城開慎以賊降乃已功不下鏐鏐

稱疾避之臯爲荆南節度使欲署府少尹而上佐鄙其人乃復檄都虞候從臯朝京師臯奏鏐文用雖不足而它可試德宗擢爲鴻臚少卿先是天寶末西域朝貢酋長及安西北廷校吏歲集京師者數千人隴右旣陷不得歸皆仰稟鴻臚禮賓月四萬緡凡四十年名田養子孫如編民至是鏐悉籍名王以下無慮四千人畜馬二千奏皆停給宰相李泌盡以隸左右神策軍以酋長署牙將歲省五十萬緡帝嘉其公擢容管經略使凡八年谿落安之遷嶺南節度使廣人與蠻雜處地征薄多半利於市鏐租其廛權所入與常賦埒以爲時進哀其餘悉自入諸蕃舶至盡有其稅於是財蓄不貲日十餘艘載皆犀象珠琲與商賈雜出于境數年京師權家無不富鏐之財召爲刑部尚書淮南節度使杜佑數請代乃以鏐檢校兵部尚書爲佑副厚事佑以悅之坐必就司馬聽事不數日

遂代佑久之入拜尚書左僕射又檢校司徒爲河中節度使進兼太子太傅徙河東河東自范希朝討鎮無功兵才三萬騎六百府庫殘耗鏐能補完嗇費未幾兵至五萬騎五千財用豐餘會回鶻并麾尼師入朝鏐欲示威武傾駭之乃悉軍迎廷列五十里旗幟光鮮弋鎧犀密回鶻恐不敢仰視鏐偃然受其禮帝聞嘉之卽除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鏐自見居財多且懼謗納錢二千萬李絳奏言鏐雖有勞然僉望不屬恐天下議以爲宰相可市而取帝曰鏐當太原殘破後成雄富之治官爵所以待功功之不圖何以爲勸王播所獻數萬萬亦可以平章政事乎不聽卒贈太尉諡曰魏鏐初附太原王翊爲從子以婚閥自高翊子弟亦藉鏐多得官又常讀春秋自稱儒者士頗笑之善任數持下在淮南時嘗得無名書內韓中俄取它書焚之人信其無名者異日因小罪并以所告窮驗示衆以神明性纖嗇有所程作雖碎瑣無所遺官曹簾壞吏將易之鏐取壞者付船坊以鍼箬每燕饗輒錄其餘賣之以收利故鏐家錢徧天下子稷歷鴻臚少卿鏐在藩稷常畱京師視勢高下輕重以納貲焉嘗請籍坊以廣第舍作複垣洞穴實金錢其中鏐卒奴告稷更遺占及所獻裴度爲言乃論殺奴長慶二年用稷爲德州刺史悉金寶勝侍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因軍亂殺稷納其女爲媵開成中滄州節度使劉約奏稷子叔泰生五歲值全略亂爲郡人匿養得不死送叔泰京師文宗憫焉詔授九品官使奉鏐祀

孟元陽史失其何所人起陳許軍中以嚴整稱曲環領節度使時已爲大將使董作西華屯盛夏廡而立于塗役休乃就舍故田輒歲稔而軍食常足環卒吳少誠來寇元陽嬰城守圍甚急然終不

能傅城韓全義敗五樓列將多私去獨元湯與神策將蘇元策宣  
州將王幹以所部屯潞水破賊二千詔拜陳州刺史憲宗立遷河  
陽節度使五年盧從史敗檢校尚書右僕射徙帥昭義軍人為右  
羽林統軍封趙國公改右金吾大將軍復拜統軍卒贈揚州大都  
督

王栖曜濮州濮陽人安祿山反尚衡哀義兵討賊署牙將徇兗鄆  
諸縣下之進牙前總管賊將邢超然守曹州乘城指顧栖曜曰彼  
可取也一矢殞之遂拔曹州累授試金吾衛將軍袁鼂亂浙東御  
史中丞袁倬討之表為偏將與賊戰日十餘遇生禽鼂收州縣十  
六授常州別駕浙西都知兵馬使時江介未定詔內常侍馬日新  
以汴滑軍五千鎮之中人暴橫賊蕭廷蘭乘眾怨逐日新劫其眾  
栖曜方游奕近郊賊脇取之與圍蘇州栖曜乘賊怠挺身登城率

城中兵出戰賊眾大敗遷試金吾大將軍李靈耀反汴州浙西觀  
察使李涵使提兵四千為河南犄角有功李希烈陷汴州也乘勝  
東略次寧陵將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使栖曜以疆弩三千涉  
水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矢集帳前驚曰江淮弩士入矣遂  
不敢東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出為鄜坊節度使十九年卒贈  
尚書右僕射諡曰成栖曜性謹厚善騎射始將兵時涉寇境遇游  
騎環合乃規百步立表而射每射破的虜相顧懼引去  
子茂元少好學德宗時上書自薦曜試校書郎改太子贊善大夫  
呂元膺畱守東都署防禦判官淄青畱邸卒謀亂元膺率兵圍之  
士無敢先者茂元取一人斬之眾乃進賊遂出奔累遷嶺南節度  
使蠻落安之家積財交煽權貴鄭注用事遷涇原節度使注敗悉  
出家貲餉兩軍得不誅封濮陽郡侯召為將作監領陳許節度使

陸明板

鼂音巢

又徙河陽討劉稹也李德裕以茂元兵寡詔王宰領陳許合義成兵援之以河陰所貯兵械內庫甲弓矢陌刀賜之會病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卒贈司徒諡曰威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善騎射天寶末從河南防禦使張介然討安祿山授易州遂城府左果毅史朝義兵圍宋州城中食盡且降昌說刺史李岑曰李光弼在河陽江淮足兵執必來援今虜麴尚多若屑以食可支二十日則救至岑聽之昌乃被鎧登城以忠義諭賊賊畏不敢攻俄而光弼援軍至賊夜潰光弼聞其謀召置軍中將用之會光弼卒還爲宋州牙門將李靈耀以汴州反刺史李僧惠欲應之昌請見陳逆順計且泣僧惠悟卽馳奏請自將討賊故靈耀失助不得逞汴州平李忠臣疾僧惠攻殺之昌遁去劉玄佐領宣武節度使擢昌左廂兵馬使李納反以偏師收考城充

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玄佐攻濮州以昌攝刺史李希烈取汴玄佐別將高翼提精卒守襄邑城陷翼赴水死江淮大震昌以兵三千守寧陵希烈衆五萬攻之昌掘塹以遏地道相拒凡四十餘日賊數敗乃解圍去更攻陳州昌從玄佐以浙西兵三萬救之西去陳五十里昌薄其軍大戰破之禽賊將翟曜希烈奔還蔡州加檢校工部尚書累實封二百戶貞元三年入朝詔以宣武兵八千北出五原士卒有逗畱沮事者斬三百人乃行舉軍潛伏尋授京西行營節度使歲餘改四鎮北廷行營兼涇原節度七年城平涼開地二百里扼彈箏峽又西築保定扞青石嶺凡七城二堡旬日就以功檢校尚書右僕射累封南川郡王十四年歸化堡軍亂逐大將張國誠詔昌經略昌入堡誅數百人復使國誠統之昌在邊凡十五年身率士墾田三年而軍有羨食兵械銳新邊障安寧及感

疾詔赴京師未行卒年六十五贈司空初城平涼當劫盟後將士骸骨不藏昌始命瘞之夕夢若詣昌厚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出衣數百稱官爲賽具斂以棺槨分建二冢大將曰旌義冢士曰懷忠冢葬淺水原詔翰林學士爲銘識其所昌盛陳兵衛具牢醴率諸將素服臨之邊兵莫不感泣

子士涇尚雲安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少卿家積財內結權近善胡琴故得幸於貴人後遷太僕卿給事中韋弘景等封還制書以士涇交通近侍不當居九卿憲宗曰昌有功於邊士涇又尚主官少卿已十餘年制書空下弘景等乃奉詔

贊曰唐杜牧稱寧陵之圍解劉玄佐召昌問曰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以能守昌泣曰始昌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掉下斬之亡有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流涕玄佐亦泣曰國家將富貴汝史臣謂不然且勒兵乘城與賊抗所賴惟賞罰耳今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大焉寧好事者傳此以益其美非昌志也牧以爲張巡許遠陷睢陽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得暴于世寧牧未之思邪

趙昌字洪祚天水人始爲昭義李承昭節度府屬累遷虔州刺史安南酋獠杜英翰叛都護高正平以憂死拜昌安南都護夷落嚮化毋敢桀居十年足疾請還朝以兵部郎中裴泰代之入爲國子祭酒未幾州將逐泰德宗召昌問狀時年踰七十占對精明帝奇之復拜安南都護詔書至人相賀叛兵卽定憲宗初立檢校戶部尚書遷嶺南節度使降緝陬荒以勞徙節荆南召入再遷工部尚書兼大理卿出爲華州刺史對麟德殿趨拜強駛帝訪其所以頤養遷太子少保卒年八十五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成

李景略幽州良鄉人父承悅檀州刺史密雲軍使景略以蔭補幽州府功曹參軍大曆末客河中闔門讀書李懷光爲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貨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略覈實論殺之旣而有若女厲者進謝廷中如光妻云遷大理司直懷光屯咸陽將襲東渭橋召幕府計議景略曰殺朱泚還軍諸道杖策詣行在此轉禍爲福也不聽旣出軍門慟哭曰豈意此軍乃陷不義乎遂遁歸靈武節度使杜希全表置于府累轉侍御史豐州刺史豐州當回紇通道前刺史軟柔每虜使至與抗禮時梅錄將軍入朝景略欲折之因郊勞前遣人謂曰可汗新沒欲弔使者乃坐高壠待之梅錄俯俛前哭景略卽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於是虜容氣沮索不敢抗以父行呼景略自此回紇使至者皆拜于庭威名顯聞希全忌之誣奏貶袁州司馬希全死遷左羽林將軍對

德宗延英殿論奏衍衍有大臣風會河東節度使李說病以景略爲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時方鎮旣重故少召還者惟不幸則司馬代之自說有疾人心固屬景略矣會梅錄復入朝說大會虜人爭坐說不敢遏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驚拜曰非李豐州邪遂就坐將吏相顧嚴憚說愈不平賂中尉竇文場謀毀去之歲餘塞下傳言回紇將南寇文場方侍帝傍卽言豐州當得良將且舉景略乃拜豐州刺史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窮塞苦寒地堦鹵邊戶勞悴景略至節用約已與士同甘藜藿咸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儲稟器械畢具威令肅然聲雄北疆回紇畏之卒于屯年五十五天下惜用景略才有所未盡贈工部尚書

任迪簡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天德李景略表佐其軍嘗宴客而行酒者誤進醢景略用法嚴迪簡不忍其死飲爲醺徐以它辭請

易之歸略血不以聞軍中悅其長者景略卒舉軍請爲帥監軍使  
拘迪簡不聽衆大呼破戶出之德宗遣使者察變具得所以然乃  
授豐州刺史天德軍使由殿中侍御史授兼大夫散騎常侍入爲  
太常少卿太子左庶子張茂昭以易定歸擢迪簡行軍司馬代之  
大將楊伯玉據牙不納衆殺之別將張佐元復叛迪簡斬以徇乃  
人以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承茂昭奢縱後公私屈辱欲饗士  
無所給至與下同糲食身居戟戶踰月軍中感其公請安卧內迪  
簡乃許三年上下完充以疾入除工部侍郎不能朝改太子賓客  
卒贈刑部尚書諡曰襄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業儒不顯乃  
學騎射從王斛斯以別校征遼東有功李峘伐劉展署爲部將效  
首萬級累攝壽州刺史舒盧壽都團練使州送租賦詣都至賴爲  
盜所奪萬福領輕兵尾襲賊倉卒不得戰悉禽之盡得所亡并先  
掠人妻女財畜萬計還其家不能自致者給船車以遣真拜刺史  
兼淮南節度副使而節度崔圓忌之失刺史改鴻臚卿使將千人  
鎮壽州不以爲恨時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駐濠州陰  
窺淮南圓使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卽移戍當塗賊陳莊陷舒州  
圓又令攝舒州刺史督淮南盜賊寤破株黨大曆三年召見代宗  
曰欲一識卿面且將以許杲累卿萬福辭謝因前曰陛下以一許  
杲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屬何人帝笑曰始爲我了杲事且當大  
用乃拜和州刺史兼行營防禦使督盜淮南萬福至州杲懼徙屯  
上元過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使萬福追討未至杲爲其將康  
自勸所逐自勸循淮鈔而東萬福倍道追殺之免者十二盡還所  
剽於民元甫將厚賞士萬福曰官健坐仰衣食無所事今一小煩

之不足過賞請用三之一帝下詔褒美賜具衣宮錦十雙久之詔以本鎮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萬福詣揚州還所領兵會元甫死諸將願得萬福爲帥監軍使邀請之對曰我非幸人勿以此待我遂去以利州刺史鎮咸陽且畱宿衛李正己反屯兵埭橋江淮漕船積千餘不敢踰渦口德宗乃以萬福爲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萬福因馳至渦口駐馬于岸悉發漕船相銜進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改泗州刺史魏州饑父子相賣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忍其困令兒子將米百車饒之贖魏人自賣者給資遣之爲杜亞所忌召拜右金吾將軍及見帝驚曰亞乃言爾昏耄何邪詔圖形凌煙閣數賜與并敕度支籍口畜給其費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伏閣不去帝震怒左右懼不測萬福

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與見盛事徧揖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以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萬福自始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益凡九州皆有惠愛初在泗州遇李希烈反陳少游悉以部刺史妻子質揚州萬福獨不遣謂使者爲我白公妻老且醜不足恩公意卒不行人稱其直

高固不知何許人或言四世祖侃永徽中爲北廷安撫使禽車鼻可汗以功爲安東都護固生微賤爲家所賣轉爲涇城童奴字黃荅性敏惠有旅力善騎射能讀左氏春秋城愛養之以齊有高固因以名以乳媪女女固從城屯朔方德宗在奉天固仍從城賊突入東壘門固引銳士長刀殺賊數十人曳車塞闔賊不能入封渤海郡王李懷光反使邠寧畱後張昕將兵萬人先趣河中固在行乃伺間入帳下斬昕首以徇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貞

元十七年邠寧節度使楊朝晟卒詔將并邠寧朔方爲一軍議以李朝宋爲節度劉南金副之以詢邠軍咸曰如詔數日復劫固爲帥固曰然能聽吾言乃可衆唯唯固徇曰毋殺人毋肆掠三軍皆順悅帝亦念固功乃拜邠寧節度使固本宿將且寬厚人皆安之然久在散位數爲儕類輕笑及受命衆多懼固一釋不問憲宗時檢校尚書右僕射入爲右羽林統軍卒贈陝州大都督

郝玘不記其鄉里貞元中爲臨涇鎮將嘗從數百騎出野還說節度使馬璘曰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爲休養便地玘出或謂璘曰玘言信然雖然公所以蒙恩大幸以邊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於公今若用玘言則邊已安尚何事爲璘遂不聽及段佑代節度玘又說曰天寶時天下以兵爲防獨西戎耳而塞至京師且萬里自祿

山及西陲盡亡寰內爲邊郡每虜入寇驅并閭父子與馬牛焚積聚殘室廬遂人耗盡今若築臨涇以折虜勢便甚佑唯許請于朝卒詔城臨涇爲行原州以玘爲刺史成之自是虜不敢過臨涇玘在邊積三年每討賊不持糗糧取之於敵獲虜必剝剔而歸其屍虜大畏道其名以怖啼兒遷檢校左散騎常侍涇原行營節度使封保定郡王贊普常等玘身鑄金象令于國曰得生玘者以金玘償之朝廷畏失名將徙爲慶州刺史卒佑本鄯子儀牙將征伐有功貞元末爲涇原節度使虜畏憚之終右神策大將軍

史敬奉者靈州人事朔方軍爲牙將元和中吐蕃數犯塞十四年敬奉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一月糧深入虜地分賊勢叔良以二千兵予之行十餘日不聞問皆謂已歿敬奉乃由間道繞出虜後部落奔駭因大破之驅其餘衆於瓠蘆河獲馬牛雜畜迨

萬數賜實封五十戶敬奉遜陋類不勝衣其走逐奔馬挾鞍勒以  
上而後羈帶之矛矢在手前無彊敵甥姪部曲二百人每出輒分  
其隊爲四五隨水草數日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與鳳翔將野  
詩良輔及郝玘皆以名雄邊良輔者後爲隴州刺史朝廷遣使至  
吐蕃虜輒言唐家稱和好豈妄邪不爾安得任良輔爲隴州刺史

高伊朱二劉范二王孟趙李任張列傳第九十五

唐書百七十一

